



志卷第四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修纂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

河渠一 黃河上

黃河自昔為中國患河渠書述之詳矣探厥本源則
傳望之說猶為未也大元至元二十七年我世祖皇
帝命學士蒲察篤實西窮河源始得其詳今西蕃朶
甘思南鄙曰星宿海者其源也四山之間有泉近百
泓匯而為海登高望之若星宿布列故名流出復瀦
曰哈刺海東出曰赤賓河合忽闌也里木二河東北

流爲九渡河其水猶清騎可涉也貫山中行出西戎
之都會曰闕卽曰闕提者合納憐河所謂細黃河也
水流已濁繞昆侖之南折而東注合乞里馬出河復
繞昆侖之北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過臨
洮合洮河東北流至蘭州始入中國北繞朔方北地
上郡而東經三受降城豐東勝州折而南出龍門過
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集津爲孟津過虎牢而後奔
放平壤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礫以
防閑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蹟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三
二千里恒被其害宋爲特甚始自滑臺大伾嘗西經

汎溢復禹蹟矣一時姦臣建議必欲回之俾復故流
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屢塞屢決至南渡而後貽其禍
於金源氏由不能順其就下之性以導之故也若江
若淮若洛汴衛漳暨江淮以南諸水皆有舟楫溉灌
之利者歷叙其事而分紀之爲河渠志

河入中國行太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爲大患旣出大
岨東走赴海更平地二千餘里禹迹旣湮河并爲一
特以隄防爲之限夏秋霖潦百川衆流所會不免決
溢之憂然有司所以備河者亦益工矣自周顯德初
大決東平之楊紱宰相李穀監治隄自楊紱抵張秋

中
以滑瀆之水患少息然決河不復故道離而爲赤河
大祖乾德二年遣使案行將治古隄議者以舊河不
可卒復力役且大遂止但詔民治遙隄以禦衝注之
患其後赤河決東平之竹村七州之地復罹水災三
年秋大雨霖開封府河決陽武又孟州水漲壞中渾
橋梁澶鄆亦言河決詔發州兵治之四年八月滑州
河決壞靈河縣大隄詔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贊馬步
軍都軍頭王廷義等督士卒丁夫數萬人治之被泛
者蠲其秋租五年正月帝以河堤屢決分遣使行視
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是歲以爲常皆以正月首事季

春而畢是月詔開封大名府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
濱德博懷衛鄭等州長吏並兼本州河隄使蓋以謹
力役而重水患也開寶四年十一月河決澶淵泛數
州官守不時上言通判司封郎中姚恕棄市知州杜
審肇坐免五年正月詔曰應緣黃汴清御等河州縣
除準舊制種藝桑棗外委長吏課民別樹榆柳及土
地所宜之木仍案戶籍高下定爲五等第一等歲樹
五十本第二等以下遞減十本民欲廣樹藝者聽其
孤寡惇獨者免是月澶州修河卒賜以錢糶役夫給
以茶三月詔曰朕每念河渠潰決頗爲民患故署使

職以總領焉。宜委官聯佐治其事。自今開封等十七州府各置河堤判官一員。以本州通判充。如通判闕員。即以本州官充。五月。河大決濮陽。又決陽武。詔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遣潁州團練使曹翰護其役。翰辭。太祖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顛在朕躬。勿延于民也。翰頓首對曰。昔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災星退舍。今陛下憂及兆庶。懇禱如是。固當上感天心。必不為災。六月。下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荐降洪河。為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元。每閱前書。詳究經瀆。至

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凡搢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為經文。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當示甄獎。時東魯逸人田告者慕禹元經十二篇。帝聞之。召至闕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言。將授以官。以親老固辭。歸養。從之。翰至河上。親督工徒。未幾。決河皆塞。太宗太平興國二年秋七月。河決孟州之溫縣。鄭州之滎澤。澶州之頓立。皆發綠河。

諸州丁夫塞之又遣左衛大將軍李崇矩騎置自陝西至滄棣案行水勢視隄岸之缺亟繕治之民被水災者悉蠲其租三年正月命使十七人分治黃河隄以備水患滑州靈河縣河塞復決命西上閤門使郭守文率卒塞之七年河大漲感清河凌鄆州城將陷塞其門急奏以聞詔殿前丞旨劉吉馳往固之八年五月河大決滑州韓村泛洩濮曹濟諸州民田壞居人廬舍東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詔發丁夫塞之隄久不成乃命使者按視遙堤舊址使回條奏以爲治遙堤不如分水勢自孟抵鄆雖有隄防唯滑與澶最

爲隘狹於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宜於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于海南入靈河以通于淮節減暴流一如汴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遠邇作爲斗門啓閉隨時務平均濟通舟運漑農田此富庶之資也不報時多陰雨河久未塞帝憂之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用太牢加璧以祭十二月滑州言決河塞羣臣稱賀九年春滑州復言房村河決帝曰近以河決韓村發民治隄不成安可重困吾民當以諸軍化之乃發卒五萬以待衛步軍都指揮使田重進領其役又命翰林學士宋白祭白馬津

沈以太牢加璧未幾役成淳化二年三月詔長吏以下及巡河主埽使臣經度行視河堤勿致壞墮違者當寘于法四年十月河決澶州陷北城壞廬舍七千餘區詔發卒代民治之是歲巡河供奉官梁睿上言滑州土脉踈岸善墮每歲河決南岸害民田請於迎陽鑿渠引水凡四十里至黎陽合大河以防暴漲帝許之五年正月滑州言新渠成帝又案圖命昭宣使羅州刺史杜彥鈞率兵夫計功十七萬鑿河開渠自韓村埽至州西鐵狗廟凡十五餘里復合于河以分水勢貞宗咸平三年五月河決鄆州王陵埽浮鉅野入淮泗水

勢悍激侵迫州城命使率諸州丁男二萬人塞之踰月而畢始赤河決擁濟泗鄆州城中常苦水患至是霖雨彌月積潦益甚乃遣工部郎中陳若拙經度徙城若拙請徙於東南十五里陽鄉之高原詔可是年詔緣河官吏雖秩滿須水落受代知州通判兩月一巡隄縣令佐迭巡隄防轉運使勿委以他職又申嚴盜伐河上榆柳之禁景德元年九月澶州言河決橫壠埽四年又壞王八埽並詔發兵夫完治之大中祥符三年十月判河中府陳堯叟言白浮園村河水決溢為南風激還故道明年遣使滑州經度西岸開減

水河九月棣州河決聶家口五年正月本州請徙城
帝曰城去決河尚十數里居民重遷命使完塞旣成
又決於州東南李民灣環城數十里民舍多壞又請
徙於商河後興踰年雖扞護完築裁免決溢而湍流
益暴孺地益削河勢高民屋殆踰丈矣民苦久役而
終憂水患八年乃詔徙州於陽信之八方寺著作佐
郎李垂上導河形勝書三篇并圖其略曰臣請自汲
郡東推禹故道挾御河較其水勢出大伾上陽太行
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南東北合
赤河而至于海因於魏縣北析一渠正北稍西逕衡

漳直北下出邢洺如夏書過洛水稍東注易水合百
濟會朝河而至于海大伾而下黃御混流薄山障隄
勢不能遠如是則載之高地而北行百姓獲利而契
丹不能南侵矣禹貢所謂夾右碣石入于海孔安國
曰河逆上此州界其始作自大伾西八十里曹公所
開運渠東五里引河水正北稍東十里破伯禹古隄
逕牧馬陂從禹故道又東三十里轉大伾西通利軍
北挾白溝復四大河北逕清豐大名西歷洹水魏縣
東暨館陶南入屯氏故瀆合赤河而北入于海旣而
自大伾西新發故瀆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五里廣

深與汴等合御河道逼大伾北即堅壤析一渠東西
 二十里廣深與汴等復東大河兩渠分流則三四分
 水猶得注漕淵舊渠矣大都河水從西大河故瀆東
 北合赤河而達于海然後於魏縣北發御河西岸析
 一渠正北稍西六十里廣深與御河等合衡漳水又
 冀州北界深州西南三十里決衡漳西岸限水為門
 西北注漳沁潦則塞之使東漸渤海旱則決之使西
 灌屯田此中國禦邊之利也兩漢而下言水利者屢
 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志九河並在平原而
 北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利

哉漢武捨太伾之故道發頓之暴衝則濫充泛齊
 流患中土使河朔平田膏腴千里縱容邊寇劫掠其
 間今大河盡東全燕陷北而無邊之計莫大於河不
 然則趙魏百城富庶萬億所謂誘盜而招寇矣一日
 伺我饑饉乘虛入寇臨時計者言雖不如因人足
 財豐之時成之為多詔樞密直學士信忠等龍圖閣
 直學士陳彭年知制誥王曾詳定三司等三言詩書
 所述頗為周悉所言起滑臺而下派之為六別緣流
 就下湍急難創恐水勢暴而為一不可各依巧導設
 或必成六派則是更增六處河也恐其難於畏防亦

宋史卷第四十四

河渠志第四十四

卷第四十四

四百八十八
慮入滹沱漳河漸至二水淤塞益為民害又築堤七
百里後元二十一年萬七千二百四十四日復言民田頗
為煩費其議遂寢七年詔罷重運舉以養民方八月
河決澶州大吳埽役後數十年築新堤三百四十步
水乃順道八年京西轉運使韓琦等議開滑州小河
分水勢遠使視利害以開及還請開度自三迎楊村
北治之後開以河於上游以泄其水遂治詔曰天禧三
年六月乙未夜滑州河溢城西北天臺山房俄復潰
于水之南岸摧七百步漫溢州城歷澶濮曹鄆注梁
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淮州邑罹患者二千

二郎遣使賦諸州薪石榷椒芟竹之數千六百萬發
兵夫九萬人治之四年二月河塞群臣入賀上親為
文刻石紀功是年相部員外郎李垂又言疏河利害
命垂至大名府滑衛德貝州通利軍與長吏計度垂
上言臣所至並補黃河水入王莽沙澗與西河故瀆
注金赤河必慮水勢浩大蕩浸民田難於隄備臣亦
以為河水所經不無為害今者決河而南為害既多
而又陽武埽東石堰埽西地形汙下東河泄水又數
或者云今決處槽底坑深舊源道上若塞之旁必復
壞如是則議塞河者誠以為難若決河而北為害雖
宋史九十一

四百八十八
少一三河水注御河蕩易水逕乾寧軍入獨流已遂
及契丹之境或者云因此推動遠節如是則議疏河
者又益為難臣於兩難之間輒書一計請自正北引
北載之高地東至大伾溝後於澶淵舊道使南不至
滑州北不出通利軍界何以計之臣請自衛州東界
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河北岸凸處就崇實空鑿引
之正北稍東十三里破伯高古隄注裴家澶運使為
陂又正東稍北四十里鑿大伾西山驪為二渠一逼
大伾南足決古隄正東八里復澶淵舊道一逼通利
軍城北曲河口至大禹所導之四河故澶正北稍東五

里開南北大隄又東七里入澶淵舊道與南渠合大
如是則北載之高地大伾二山腔股之間分酌其勢
浚瀉兩渠匯注東北不遠三十里復合于澶淵舊道
而滑州不治自涸矣臣請以兵夫二萬自來歲二月
興作除三伏半功外至十月而成其均厚埤薄俟次
年可也疏奏朝議慮其煩擾羅之初滑州以天臺決
口去水稍遠聊興葺之又西南堤成乃於天臺口旁
築月隄六月西三河復決天臺下走衛南浮徐濟害如
三年而益甚帝以新經賦率慮強困民力即詔京東
西河北路經水災州軍勿復科調丁夫其守扞隄防

役兵仍令長吏存恤而畚休之五年正月知滑州陳
堯佐以西比水壞城無外禦築大隄又壘埽於城北
護州中居民復就壘橫木下垂木數條置水旁以護
岸謂之木龍當時賴焉後並舊河開枝流以分導水
勢有詔嘉獎說者以黃河隨將漲落故舉物候為水
勢之名曰立春之後東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初至凡
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為信驗故謂之信水二月
三月桃華始開水泮兩積川流猥集波瀾盛夏謂之
桃華水春末蕪菁華開謂之菜華水四月夫壘麥
結秀權芒變色謂之麥黃水五月瓜實延蔓謂之瓜

蔓水朔野之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冰堅晚泮逮乎
盛夏消釋方盡而沃蕩山石水帶礮腥併流于河故
六月中旬後謂之礮山水七月菽豆方秀謂之豆華
水八月莢亂華謂之菽苗水九月以重陽紀節謂之
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其故道謂之復槽水十一
月十二月斷冰雜流乘寒復結謂之感凌水水信有
常率以為準非時暴漲謂之客水其水勢比移洪橫
注岸如刺毀謂之割岸漲溢踰防謂之抹岸埽岸故
朽潛流漱其下謂之塌岸浪勢旋激岸土上墮謂之
淪捲水侵岸逆漲謂之上展順漲謂之下展或水乍

又音教

澁音電
澤泥也又
藍澁

俗言菱
梢以此之
謂

落直流之中忽屈曲頓射謂之徑寧水猛驟移其將
澄處望之明白謂之拽白亦謂之明灘湍怒略濘勢
稍沮起行舟值之多溺謂之薦浪水水退淤澁夏則
膠土肥腴初秋則黃滅土頗為疏壤深秋則白滅土
霜降後皆沙也舊制歲虞河決有司常以孟秋預調
塞治之物梢菱薪柴捷擷竹石菱索竹索凡千餘萬
謂之春料詔下瀕河諸州所產之地仍遣使會河渠
官吏乘農隙率丁夫水工收采備用凡伐蘆荻謂之
菱伐山木榆柳枝葉謂之梢辦竹紉菱為索以竹為
巨索長十尺至百尺有數等先擇寬平之所為埽場

埽之制密布菱索鋪梢梢菱相重壓之以土雜以碎
石以巨竹索橫貫其中謂之心索卷而束之復以大
菱索繫其兩端別以竹索自內旁出其高至數丈其
長倍之凡用丁夫數百或千人雜唱齊挽積置於卑
簿之處謂之埽岸既下以橛臬閘之復以長木貫之
其竹索皆埋巨木於岸以維之遇河之橫決則復增
之以補其缺凡埽下非積數壘亦不能遏其迅湍又
有馬頭鋸牙木岸者以感水勢護隄焉凡緣河諸州
孟州有河南北凡二埽開封府有陽武埽滑州有韓
房二村憑管石堰州西魚池迎陽凡七埽舊有七里
曲埽後廢

嘉靖丙辰年

宋史志卷四十四

十二 監生谷有恒刊

通利軍有齊曹蘇村凡二埽澶州有濮陽大韓大吳
商胡王楚橫隴曹村依仁大北岡孫陳固明公王八
凡十三埽大名府有孫杜侯村二埽濮州有任村東
西北凡四埽鄆州有傅陵張秋關山子路王陵竹口
凡六埽齊州有采金山史家澗二埽濱州有平河安
定二埽棣州有聶家梭堤鋸牙陽成四埽所費皆有
司歲計而無闕焉仁宗天聖元年以滑州決河未塞
詔募京東河北陝西淮南民輸薪芻調兵伐瀕河榆
柳則溺死之家二年遣使詣滑衛行視河勢五年發
丁夫三萬八千卒二萬一千緡錢五十萬塞決河轉

運使五日一奏河事十月丙申塞河成以其近天臺山
麓名曰天臺埽宰臣王曾率百官入賀十二月濬魚池
歸減水河六年八月河決于澶州之至楚埽凡三十步八
年始詔河北轉運司計塞河之備長山令陳耀請䟽鄆滑
界糜丘河以分水勢遂遣使行視遙隄明道二年徙大名
之朝城縣于杜婆村廢鄆州之王橋渡淄州之臨河鎮以
避水景祐元年七月河決澶州橫隴埽慶曆元年詔權停
修決河自此又不復塞而議開分水河以殺其暴未興工
而河流自分有司以聞遣使特祠之三月命築隄于壇以
扞城八年六月癸酉河決商胡埽決口廣五百五十七步

乃命使行視河隄皇祐元年三月河合永濟渠注乾寧軍
二年七月辛酉河復決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四年正月
乙亥塞郭固而河勢猶壅議者請開六塔以披其勢至和
元年遣使行度故道且詣銅城鎮海口約古道高下之勢
二年翰林學士歐陽修奏疏曰朝廷欲俟秋興大役塞商
胡開橫隴回大河於古道夫動大衆必順天時量人力謀
於其始而審於其終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可無悔
比年以來興後動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
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既已蒼皇群議一挫尋復悔能不
敢遠指他事且如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

謀修塞凡科配指隻一千八百萬騷動六路一百餘軍州

官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

方在路未及興役尋已罷修虛費民財為國斂怨舉事輕

脫為害若斯今又聞復有修河之役二十萬人之衆開一

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

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

自去秋至春半天下苦旱京東尤甚河決之國家常務

安靜振恤之猶恐民起為盜況於兩路聚大衆興大役

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

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歸復然死亡儼所存

者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又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
苗將踰暮春粟未布種農心焦勞所向無由若別路差
及又遠者難為赴役一出諸路則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
不可者二也往年議塞滑州決河時公私之力未若今日
之貧虛然猶儲積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始能興役
全國用方之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一
大役也鑿橫隴開又廢之故道又一大役也自橫隴至
海千餘里埽岸久已廢頓須興緝又一大役也往年公
私有方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猝興三大役於災
旱倉虛之際興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其

道未必可開。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
書。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
然則以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疏。決爾。今
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幹而
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隴湮
塞已二十年。商胡決。又數歲。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
已久。而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思國家累歲
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太。地貴安靜。而有聲巨
嶠。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者僅十年。天地警戒。宜
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當過慮。防懼。今乃欲

於凶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
恐災禍自茲而發也况京都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
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毀屋無復生計流
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宜速止罷用安人心九月詔
自商胡之決大河注食堤埽為河北患其故道又以
河北京東饑故未興役今河渠司李仲昌議欲納水
入六塔河使歸橫隴舊河舒一時之急其令兩制至
待制以上臺諫官與河渠司同詳定修又上疏曰伏
見學士院集議修河未有定論豈由賈昌朝欲復故
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臣愚皆謂

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近六塔者近乎欺罔
之繆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其水患而欲還之京
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
有不可復之勢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
之利者則不待攻而自破矣今六塔既已開而恩冀
之患何為尚告奔騰之急此則減水未見其利也又
開六塔者去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隴故道今六塔
止是別河下流已為濱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顧
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且河本泥沙
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

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
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臣不敢廣述河源且以今
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
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澀乃決天臺
埽尋塞而復故道未幾又決於滑州南鐵狗廟今所
謂龍門埽者其後數年又塞而復故道已而又決王
楚埽所決差小與故道故道分流而壅淤故又於橫隴
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
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
及橫隴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至

慶曆三四年橫隴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
餘里其後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決於
上流之商胡口然則京東橫隴兩河故道皆下流淤
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
不待言而易知也昨議者度京東故道功料但云銅
城已上乃特高爾其東北銅城以上則稍低比商胡
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以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
流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橫隴之口亦何緣而
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為則河北水患何
為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

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爲之猶愈害多而利少何况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又商胡初決之時欲議修塞計用稍芟一千八百萬科配六路一百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則必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所計工費甚大其後李參減損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爲六尺且濶厚三尺而長六尺自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爲勞苦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既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貴

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一大役皆困國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隴之比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患之實今下流所散爲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澀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皆智者之不爲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

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爲患矣隄防歲用之夫誠爲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後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爲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宜擇也大約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河之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澀則終虞上決爲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可驗者較之耳願下臣議裁取其當焉預議官翰林學士承旨孫抃等言開故道誠義利然功大難成六塔下流可導而東去

以紓恩冀金堤之患十二月中書上奏曰自商胡決爲大名恩冀患先議開銅城道塞商胡以功大難卒就緩之而憂金堤汎溢不能捍也願備工費因六塔水勢入橫隴宜令河北京東預完堤埽上河水所居民田數詔下中書奏以知澶州事李璋爲總管轉運使周沆權同知潭州內侍都知鄧保吉爲鈐轄殿中丞李仲昌提舉河渠內殿承制張懷恩爲都監而保吉不行以內侍栾班王從善代之以龍圖閣直學士施昌言總領其事提點開封府界縣鎮事蔡挺勾當河渠事楊緯同修河決修又奏請罷六塔之役時宰

相富弼尤主仲昌議疏奏亦不省嘉祐元年四月壬子朔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久復決溺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命三司鹽鐵判官沈立往行視而修河官皆謫宦若劉恢奏六塔之役木灰者數千萬人穿土千禁忌且河口乃趙征村於國姓御名有嫌而大興重斲非使詔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置獄于澶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而擅進約以致決潰懷恩仲昌仍坐取河材爲器懷恩流潭州仲昌流英州施昌言李璋以下再謫蔡挺奪官勒停仲昌垂子也由是議者久不復論河事五年河流

派別于魏之第六埽曰二股河其廣二百尺自二股河行一百三十里至魏恩德博之境曰四界河首七月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卽溝洫志所謂平原金堤開通大河入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者也自春以丁壯三千浚之可一月而畢支分河流入金赤河使其深六尺爲利可必商胡決河自魏至于恩冀乾寧入于海今二股河自魏恩東至于德滄入于海分而爲二則上流不壅可以無決溢之患乃上四界首二股河圖七年七月戊辰河決大名第五埽英宗治平元年始命都水監浚二股五股河以紓

恩冀之患初都水監言商胡堙塞冀州界河淺房家武邑二埽由此潰慮一旦大決則甚於商胡之患乃遣判都水監張鞏戶部副使張燾等行視遂興工役卒塞之神宗熙寧元年六月河溢恩州烏欄堤又決冀州棗強埽北注瀛七月又溢瀛州樂壽埽帝憂之顧問近臣司馬光等都水監丞李立之請於恩冀深瀛等州創生堤三百六十七里以禦河而河北都轉運司言當用夫八萬三千餘人役一月成今方災傷願徐之都水監丞宋昌言謂今二股河門變移請迎河澇進約築入河身以紓四州水患遂與屯田都監

內侍程昉獻議開二股以導東流於是都水監奏慶曆八年商胡北流于今二十餘年自澶州下至乾寧軍創堤千有餘里公私勞擾近歲冀州而下河道梗溢致上下埽岸屢危今棗疆抹岸衝奪故道雖創新堤終非久計願相六塔舊口并二股河導使東流徐塞北流而提舉河渠王亞等謂黃御河帶北行入獨流東砦經乾寧軍滄州等八砦邊界直入大海其近海口闊六七百步深八九丈三女砦以西闊三四百步深五六丈其勢愈深其流愈猛天所以限契丹議者欲再開二股漸閉北流此乃未嘗覩黃河在界河

內東流之利也十一月詔翰林學士司馬光入內侍省副都知張茂則乘傳相度四州生堤回日兼視六塔二股利害二年正月光入對請如宋昌言策於二股之西置上約擗水令東後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盧河下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初商胡決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寧入于海是謂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派于魏之第六埽遂爲二股自魏恩東至于德滄入于海是謂東流時議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堤帝不聽卒用昌言說置上約三月光奏治河當因地形水勢若疆用人力引便就高橫立堤防則逆激旁潰不惟無成仍敗舊績臣慮官吏見東流已及四分急於見功遽塞北流而不知二股分流十里之內相去尚近地勢復東高西下若河流併東一遇盛漲水勢西合入北流則東流遂絕或於滄德堤埽未成之處決溢橫流雖除西路之患而害及東路非策也宜專護上約及二股堤岸若今歲東流止添二分則此去河勢自東近者二三年遠者四五年候及八分以上河流衝刷已闊滄德堤埽已固自然北流日減可以閉塞兩路俱無害矣會北京留守韓琦言今歲兵夫數少而令堤兩埽修上下約甚

急深進馬頭欲奪大河緣二股及嫩灘舊闊千一百步是以可容漲水今截去八百步有餘則將東大河於二百餘步之開下流既壅上流蹙過湍怒又無兵夫修護堤岸其衝決必矣况自德至滄皆二股下流既無堤防必侵民田設若河門束狹不能容納漲水上下約隨流而脫則二股與北流爲一其患愈大又思深州所創生堤其東則大河西來其西則西山諸水東注腹背受水兩難扞禦望選近臣速至河所與在外官合議帝在經筵以琦奏論光命同茂則再往四月光與張鞏李立之等昌言張問呂大防程昉行

視上約及方鋸牙濟河集議於下約光等奏二股河上約並在灘上不礙河行但所進方鋸牙已深致北流河門稍狹乞減折二十步令近後仍作蛾眉埽裏護其滄德界有古遙堤當加葺治所修二股本欲疏導河水東去生堤本欲捍禦河水西來相爲表裡未可偏廢帝因謂二府曰韓琦頗疑修二股趙抃曰人多以六塔爲戒王安石曰異議者皆不考其實故也帝又問程昉宋昌言同修二股如何安石以爲可治帝曰欲作簽河甚善安石曰誠然若及時作之往往河可東北流可閉因言李立之所築生堤去河遠者

至八九十里本計以禦漫水而不可禦河南之向者
臣恐漫水亦不可禦也帝以爲然五月丙寅乃詔立
之乘驛赴闕議之六月戊申命司馬光都大提舉修
二股工後呂公著言朝廷遣光相視董役非所以褒
崇近職待遇儒臣也乃罷光行七月二股河通快北
流稍自閉戊子張鞏奏上約累經泛漲并不約各已
無虞東流勢漸順快宜塞北流除恩冀深瀛永靜乾
寧等州軍水患又使御河胡盧河下流各還故道則
漕運無壅遏郵傳無滯留塘泊無淤淺復於邊防大
計不失南北之限歲減費不可勝數亦使流移歸復

言無窮之利且黃河所至古今未嘗無患較利害輕
重而取舍之可也惟是東流南北隄防未立閉口修
堤工費甚夥所當預備望選習知河事者與臣等講
求具圖以聞乃復詔光茂則及都水監官河北轉運
使同相度閉塞北流利害有兩不同各以議上八月
己亥光入辭言嘗聞二股河之流臣恐勞費未
易或幸而可塞則東流淺狹隄防亦全必致決溢是
移恩冀深瀛之患於滄德等州也不若使三二年東
流益深開隄防稍固北流漸淺新舊有備憂之便帝
曰東流北流之患豈輕重光曰兩地皆王民無輕重

然北流已殘破東流尚全帝曰今不俟東流順快而
塞北流他日河勢改移奈何光曰二為目前則東流日
增北流日減何憂改移若上約流是其事不可知惟
當併力護上約耳帝曰上約安可保光曰今歲創修
誠為難保然昨經大水而無虞來歲地脚已窄復何
慮且上約在河之側聽河北流猶懼不保今欲橫截
使不行庸可保乎帝曰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時當有
成功光曰上約苟存東流必增北流必減借使分為
二流於張鞏等不見成功於國家亦無所害何則西
北之水併於山東故為害天分則害小矣鞏等亟欲

塞北流皆為身謀不顧國力與民患也帝曰防捍兩
河何以供億光曰併為一則勞費自倍分二流則勞
費減半今減北流財力之半以備東流不亦可乎帝
曰卿等至彼視之時二股河東流及六分鞏等因欲
閉斷北流帝意嚮之光以為類及八分乃可仍待其
自然不可施功王安石曰光議事屢不合今令視河
後必不從其議是重復不安職也庚子乃獨遣茂則
茂則奏二股河東傾已及八分北流止二分張鞏等
亦奏丙午大河東徙北流淺小戊申北流閉阻論
司馬光等仍賜衣帶馬時北流既塞而河自其南四

十里許家決東決汎濫天名恩德逾於前代三州軍竟
三年二月命茂則董相度澶滑州以下至東流河等
隄防利害時方濬御河韓琦言事有變急平上有後元
今御河漕運通駛未至有害不宜礙入河之役乃詔
濬河夫卒二萬三千專治東流

志卷第四十五

宋史九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魯國軍節中書右丞相魯國公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脩

河渠二 黃河

熙寧四年七月辛卯北京新堤第四第五埽決漂溺
館陶永濟清陽以北遺茂則乘驛相視八月河溢澶
州曹村十月溢衛州王供時新堤凡六埽而決者二
下屬恩冀貫御河奔衝為一帝憂之自秋迄冬數遣
使經營是時人爭言導河之利茂則等謂二股河地
最下而舊防可因今堙塞者纔三十餘里若度河之

湍浚而逆之。又存清水鎮河以析其勢。則悍者可回。決者可塞。帝然之。十二月令河北轉運司開脩二股河。上流并脩塞第五埽決口。五年二月甲寅興役。四月丁卯二股河成。深十一尺。廣四百尺。方浚河則稍障其決水。至是水入于河而決口亦塞。六月河溢北。京夏津閘七月辛卯。帝語執政聞京東調夫脩河有壞產者。河北調急夫尤多。若河復決奈何。且河決不過占河之地。或西或東。若利害無所校。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昨脩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馮鹵

俱爲沃壤。庸非利乎。况急夫已減於去歲。若復葺理堤防。則河北歲夫愈減矣。六年四月始置䟽濬黃河。司先是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車法。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爲爪形。以繩繫舟尾而沈之。水篙工急。權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已深數尺。宦官黃懷信以爲可用。而患其太輕。王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制濬川杷。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二尺。列於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繩。兩端斫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車絞之。去來撓蕩泥沙。已又移船而濬。或謂水深則杷不能及底。雖數往來

無益。水淺則齒礙沙泥，曳之不動，卒乃反齒向上而曳之。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使懷信先試之。以濬二股，又謀鑿直河數里以觀其效。且言於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不容施功。爾今第見水即以杷濬之，水當隨杷改趨直河。苟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澁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曰：「果爾甚善。聞河北小軍壘當起夫五千計，合境之丁僅及此數。一夫至用錢八緡，故歐陽脩嘗謂開河如放火，不開如失火。與其勞人不如勿開。」安石曰：「勞人以除害，所謂毒天下之

民而從之者，帝乃許。春首興工而賞懷信，以度僧牒十五道，公義與堂除以杷法下北京。令虞部員外郎都大提舉大名府界金堤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驗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其故。子淵意附會，遽曰：「法誠善，第同官議不合耳。」安石大悅。至是乃置濬河司，將自衛州濬至海口。差子淵都大提舉，公義爲之屬。許不拘常制，舉使臣等人船木鐵工匠皆取之。諸埽官吏奉給視都水監丞司行移與監司敵體。當是時北流閉已數年，水或橫決散漫，常虞壅遏。十月外監丞王令圖獻議於北京第四第

五埽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乃命范子淵及朱仲立領其事開直河深八尺又用杷疏濬二股及清水鎮河凡退背魚肋河則塞之王安石乃盛言用杷之功若不輟工雖二股河上流可使行地中七年都水監丞劉璿言自開直河閉魚肋水勢增漲行流湍急漸塌河岸而許家港清水鎮河極淺漫幾於不流雖二股深快而蒲泊已東下至四界首退出之田略無固護設遇漫水出岸牽回河頭將復成水患宜候霜降水落閉清水鎮河築縷河堤一道以遏漲水使大河復循故道又退出良田數萬頃俾民耕

種而博州界堂邑等退背七埽歲減脩護之費公私兩濟從之是秋判大名文彥博言河溢壞民田多者六十村戶至萬七千少者九村戶至四千六百願蠲租稅從之又命都水詰官吏不以水災聞者外都水監丞程昉以憂死十月安石去位吳充爲相十年五月築澤河堤急詔判都水監俞光往治之是歲七月河復溢衛州王供及汲縣上下埽懷州黃沁滑州韓村乙丑遂大決於澶州曹村澶淵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

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遣使脩閉八月又決鄭州
榮澤於是文彥博言臣正月嘗奏德州河底淤澱泄
水稽滯上流必至壅遏又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
俱被水患若不預爲經制必溢魏博恩澶等州之境
而都水略無施設止固護東流北岸而已適累年河
流低下官吏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堤岸大名諸埽
皆可憂虞謂如曹村一埽自熙寧八年至今三年雖
每計春料當培低怯而有司未嘗如約其埽兵又皆
給他役實在者十有七八今者果大決溢此非天災
實人力不至也臣前論此并乞審擇水官今河朔京

東州縣人被患者莫知其數整整籲天上軫聖念而
水官不能自訟猶汲汲希賞臣前論所陳出於至誠
本圖補報非敢激訐也元豐元年四月丙寅決口塞
詔改曹村埽曰靈平五月甲戌新堤成閉口斷流河
復歸北初議塞河也故道堙而高水不得下議者欲
自夏津縣東開簽河入董固以護舊河袤七十里九
十步又自張村埽直東築堤至龐家莊古堤袤五十
里二百步詔樞密都承旨韓縝相視縝言漲水衝刷
新河已成河道河勢變移無常雖開河就堤及於河
身竊立主堤枉費功力惟增脩新河乃能經久詔可

十一月都水監言自曹村決溢諸埽無復儲蓄乞給錢二十萬緡下諸路以時市梢草封椿詔給十萬緡非朝旨及埽岸危急毋得擅用二年七月戊子范子淵言因護黃河岸畢工乞中分爲兩埽詔以廣武上下埽爲名三年七月澶州孫村陳埽及大吳小吳埽決詔外監丞司速修閉初河決澶州也北外監丞陳祐甫謂商胡決三十餘年所行河道填淤漸高堤防歲增未免泛濫今當修者有三商胡一也橫壠二也禹舊迹三也然商胡橫壠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不能持久惟禹故瀆尚存在大伾太

行之間地卑而勢固故祕閣校理李垂與今知深州孫民先皆有修復之議望召民先同河北漕臣一員自衛州王供埽按視訖于海口從之四年四月小吳埽復大決自澶注入御河恩州危甚六月戊午詔東流已填淤不可復將來更不修閉小吳決口陡見大河歸納應合修立堤防今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爲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弊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以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神禹復生不過如此輔臣皆曰誠如聖訓河北東路提點刑獄

劉定言王莽河一徑水自大名界下合大流注冀州及臨清徐曲御河決口恩州趙村填子決口兩徑水亦注冀州城東若遂成河道卽大流難以西傾全與李垂孫民先所論違背望早經制詔送李立之八月壬午立之言臣自決口相視河流至乾寧軍分入東西兩塘次入界河於劈地口入海通流無阻宜修立東西堤詔覆計之而言者又請自王供埽上漆修南岸於小吳口北創修遙堤候將來礮山水下決王供埽使直河注東北於滄州界或南或北從故道入海示從九月庚子立之又言北京南樂館陶宗城縣淺口

永濟延安鎮瀛州景城鎮在大河兩堤之間乞相度遷於堤外於是用其說分立東西兩堤五十九埽定三等向著河勢正著堤身為第一河勢順流堤下爲第二河離堤一里內爲第三退背亦三等堤去河最遠爲第一次遠者爲第二次近一里以上爲第三次立之在熙寧初已主立堤今竟行其言五年正月己丑詔立之凡爲小吳決口所立堤防可按視河勢向背應置埽處毋虛設巡河官毋橫費工料六月河溢北京內黃埽七月決大吳埽堤以紆靈平下埽危急八月河決鄭州原武埽溢入利津陽武溝刁馬河歸納

梁山樂詔曰原武決口已引奪大河四分以上不大治之將貽朝廷巨憂其輟脩汴河堤岸司兵五千併力築堤脩閉都水復言兩馬頭墊落水面闊二十五步天寒乞候來春施工至臘月竟塞云九月河溢滄州南皮上下埽又溢清池埽又溢永靜軍阜城下埽十月辛亥提舉汴河堤岸司言洛口廣武埽大河水漲塌岸壞下埽斗門萬一入汴人力無以枝梧密邇都城可不深慮詔都水監宮速往護之丙辰廣武上下埽危急詔救護尋獲安定七年七月河溢元城決黃堤破北京帥臣王拱辰言河水暴至數十萬衆

號叫求救而錢穀稟轉運常平歸提舉軍器工匠隸提刑埽岸物料兵卒卽屬都水監逐司在遠無一得專倉卒何以濟民望許不拘常制詔事干機速奏覆牒稟所屬不及者如所請戊申命拯護陽武埽十月冀州王令圖奏大河行流散漫河內殊無繫流旋生灘磧宜近澶州相視水勢使還復故道會明年春宮車晏駕大抵熙寧初專欲導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神宗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故二人尤以河事自任帝雖藉其才然每抑之其後元

祐元年子淵已改司農少卿御史呂陶劾其修堤開河糜費巨萬護堤壓埽之人溺死無數元豐六年興役至七年功用不成乞行廢放於是黜知兗州尋降知峽州其制略曰汝以有限之材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中書舍人蘇軾詞也八年三月哲宗卽位宣仁聖烈皇后垂簾河流雖北而孫村低下夏秋霖雨漲水往往東出小吳之決旣未塞十月又決大名之小張口河北諸郡皆被水災知澶州王令圖建議濬迎陽埽舊河又於孫村金堤置約復故道本路轉運使范子奇仍請於大吳北岸修進鋸牙樺約河勢於是回河東流之議起元祐元年二月乙丑詔未得兩澤權罷修河於諸路兵夫九月丁丑詔祕書監張問相度河北水事十月庚寅又以王令圖領都水同問行河十一月丙子問言臣至滑州決口相視迎陽埽至大小吳水勢低下舊河淤仰故道難復請於南樂大名埽開直河并簽河分引水勢入孫村只以解北京向下水患令圖亦以為然於是減水河之議復起旣從之矣會北京留守韓絳奏引河近府非是詔問別相視二年二月令圖問欲必行前說朝廷又從之三月令圖死以王孝先代領都水亦請如

令圖議右司諫王覲言河北人戶轉徙者多朝廷責
郡縣以安集空倉廩以振濟又遣專使察視之恩德
厚矣然耕耘是時而流轉於道路者不已二麥將熟
而寓食於四方者未還其故何也蓋亦治其本矣今
河之為患三泛濫漚溢漫無涯涘吞食民田不見窮
已一也緣邊漕運獨賴御河今御河淤澱轉輸難梗
二也塘泊之設以限南北濁水所經即為平陸三也
欲治三患在選擇都水轉運而責成耳今轉運使范
子奇反覆求合都水使者王孝先暗繆望別擇人時
知樞密院事安燾深以東流為是兩疏言朝廷又議

回河獨憚勞費不顧大患蓋自小吳未決以前河入
海之地雖屢變移而盡在中國故京師恃以北限疆
敵景德澶淵之事可驗也且河決每西則河尾每北
河流既益西決固已北抵境上若復不止則南岸遂
屬遼界彼必為橋梁守以州郡如慶曆中因取河南
熟戶之地遂築軍以窺河外已然之效如此蓋自河
而南地勢平行直抵京師長慮却顧可為寒心又朝
廷捐東南之利半以宿河北重兵備預之意深矣使
敵能至河南則邈不相及今欲便於治河而後於設
險非計也王巖叟亦言朝廷知河流為北道之患日

此乃久矣
甚矣

深故遣使命水官相視便利欲順而導之以拯一路
生靈於墊溺甚大惠也然昔者專使未遠不知何疑
而先罷議專使反命不知何所取信而議復興既敕
都水使者總護役事調兵起工有定日矣已而復罷
數十日間變議者再三何以示四方今有大害七不可
不早爲計北塞之所恃以爲險者在塘泊黃河堙之
猝不可濬浸失北塞險固之利一也橫逼西山之水不
得順流而下感溢於千里使百萬生齒卜居無廬耕
無田流散而不復二也乾室孤危絕不足道而大名
深冀腹心郡縣皆有終不自保之勢三也滄州扼北敵

海道自河不東流滄洲在河之南直抵京師無有限
隔四也并吞御河邊城先轉輸之便五也河北轉運
司歲耗財用陷租賦以百萬計六也六七月之間河
流交漲占沒西路阻絕遼使進退不能兩朝以爲憂
七也非此七害委之可緩而未治可也且去歲之患
已甚前歲今歲又甚焉則奈何望深詔執政大臣早
決河議而責成之太師文彥博中書侍郎呂大防皆
主其說中書舍人蘇轍謂石僕射呂公著曰河決而
北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勢力過
先帝也蓋因其舊而修其未備乎公著唯唯於是三

省奏自河北決恩冀以不數州彼患至今未見開修的確利害致妨興工乃詔河北轉運使副限兩月同水官講議聞奏十一月講議官皆言令圖問相度開河取水入孫村口還復故道處測量得流分寸取引不過其說難行十二月張景先復以問說爲善果欲回河惟北京已上滑州而下爲宜仍於孫村濬治橫河舊堤止用逐埽人兵物料并年例客軍春天漸爲之可也朝廷是其說二年六月戊戌乃詔黃河未復故道終爲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議已嘗興役不可中罷宜接續工料向去決要回復故道三省樞密

院速與商議施行右相范純仁言聖人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蓋天下大勢惟人君所向羣下競趨如川流山摧小失其道非一言一力可回故居上者不可不謹也今聖意已有所向而爲天下先矣乞諭執政前日降出文字却且進入免希合之臣妄測聖意輕舉大役尚書王存等亦言使大河決可東回而北流遂斷何惜勞民費財以成經久之利今孝先等自未有必然之論但僥幸萬一以冀成功又預求免責若遂聽之將有噬臍之悔乞望選公正近臣及忠實內侍覆行接視審度可否興工未晚庚子

三省樞密院奏事延和殿文彥博呂大防安壽等謂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爲契丹之利范純仁王存胡宗愈則以虛費勞民爲憂存謂今公私財力困匱惟朝廷未甚知者賴先帝時封椿錢物可用耳外路往往空之奈何起數千萬物料兵夫圖不可必成之功且御契丹得其道則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一家設險何與焉不然如石晉末耶律德光犯關豈無黃河爲阻況今河流未必便衝過北界耶太后曰且熟議明日純仁又畫四不可之說且曰北流數年未爲大患而議者恐失中國之利先事回改正如

西夏本不爲邊患而好事者以爲不取恐失機會遂興靈武之師也臣嘗聞孔子論爲政曰先有司今水官未嘗保明而先示決欲回之旨他日敗事是使之得以籍口也存宗愈亦奏昨親聞德音更令熟議然累日猶有未同或令建議者結罪任責臣等本謂建議之人患慮有所未逮故乞差官覆按若但使之結罪彼所見不過如此後或悞事加罪何益臣非不知河決北流爲患非一淤沿邊塘泊斷御河漕運失中國之險遏西山之流若能全回大河使由孫村故道豈非上下通願但恐不能成功爲患甚於今日故欲

選近臣按視若孝先之說決可成則積聚物料接續興役如不可爲則令沿海踏行自恩魏以北塘泊以南別求可以疏導歸海去處不必專主孫村此亦三省共會商量望賜詳酌存又奏自古惟有導河并塞河導河者順水勢自高導令就下塞河者爲河堤決溢修塞令入河身不聞幹引大河令就高行流也於是收回戊戌詔書戶部侍郎蘇轍中書舍人曾肇各三上疏轍大略言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萬聚稍椿等物三千餘萬方河朔災傷困弊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歎今回河大議雖寢然固

議者固執來歲開河分水之策今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縱使兩河並行未免各立隄防其費又倍矣今建議者其說有三臣請折之一曰御河煙城失饋運之利昔天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運既便商賈通行自河西流御河煙城失此大利元曾使然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煙城之一二百里河由復見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也二

曰恩冀以共漲水為害公私損耗臣聞河之所行利害相半蓋水來雖有敗田破稅之害其去亦有淤厚宿麥之利况故道已遷之地桑麻千里賦役全復此漲水之說不足聽也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契丹界入海邊防失備按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契丹接壤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為塘水以捍契丹之衝今河既西則西山一帶契丹可行之地無幾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契丹界中造舟為梁便於南牧臣聞契丹之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後勢

無徙後此邊防之說不足聽也臣又聞謝卿材到闕昌言黃河自小吳決口乘高注北水勢奔決上流隄防無復決怒之患朝廷若以河事付臣不後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已罷歸而使王孝先俞瑾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計蓋由元老大臣重於改過故假契丹不測之憂以取必於朝廷雖已遣百祿等出按利害然未敢保其不觀望風旨也願亟回收買梢草指揮來歲勿調開河役兵使百祿等明知聖意無所偏係不至阿附以誤國計肇之言曰數年以來河北京東淮南災傷今歲河北並邊稍

孰而近南州軍皆旱京東西淮南饑殍瘡痍若來年
雖未大興河後止今修治舊堤開減水河亦須調發丁夫
本路不足鄰路鄰路不足則及淮南民力果何以堪民力
未堪則雖有回河之策及稍草先具將安施乎會百祿等
行視東西二河亦以為東流高仰北流順下決不可
回即奏曰往者王令圖張問欲開引水簽河導水入
孫村口還復故道議者疑焉故置官設屬使之講議
既開掘井筒折量地形水面尺寸高下顧臨王孝先
張景先唐義問陳祐之皆謂故道難復而孝先獨叛
其說初乞先開減水河俟行流通快新河勢緩人工

物料豐備徐議閉塞北流也而召赴都堂則又請以
二年為期及朝廷詰其成功遽云來年取水入孫村
口若河流順快工料有備便可閉塞回復故道是又
不埃新河勢緩矣回河事大寧容異同如此蓋孝先
俞瑾等知合用物料五千餘萬未有指擬見買數計
經歲未及毫釐度事理終不可為故為大言又云若失
此時或河勢移背豈獨不可減水耶永無回河之理
臣等竊謂河流轉徙迺其常事水性就下固無一定
若假以五年休養數路民力沿河積材漸濬故道葺
舊堤一旦流勢改變審議事理醜為二渠分派行流

均減漲水之害則勞費不大功力易施安得謂之失此時永無回河之理也四年正月癸未百祿等使回入對復言修減水河役過兵夫六萬三千餘人計五百二十萬工費錢糧三十九萬二千九百餘貫石匹兩收買物料錢七十五萬三百餘緡用過物料二百九十餘萬條束官員使臣軍大將凡一百一十餘員請給不預焉願罷有害無利之役那移工料繕築西堤以護南決口未報已亥乃詔罷回河及修減水河四月戊午尚書省言大河東流為中國之要險自大吳決後由界河入海不惟淤壞塘灤蕪濁水入界

河向去淺澱則河必北流若河尾直注北界入海則中國全失險阻之限不可不為深慮詔范百祿趙君錫條畫以聞百祿等言臣等昨按行黃河獨流口至界河又東至海口熟觀河流形勢并緣界河至海口鋪砦地分使臣各稱界河未經黃河行流已前闊一百五十步下至五十步深一丈五尺下至一丈自黃河行流之後今闊至五百四十步次亦三二百步深者三丈五尺次亦二丈乃知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與前漢書大司馬史張戎之論正合自元豐四年河出大吳一向就下衝入界河行流勢

如傾建。經今八年不捨晝夜衝刷界河兩岸日漸開闊連底成空趨海之勢甚迅。雖遇元豐七年八年元祐泛漲非常而大吳以上數百里終無決溢之害。此迺下流歸納處。河流深快之驗也。塘濼有限遼之名無禦遼之實。今之塘水又異昔時。淺足以褰裳而涉。深足以維舟而濟。冬寒冰堅尤爲坦途。如滄州等處商胡之決卽已澱淤。今四十二年迄無邊警亦無人言以爲深憂。自回河之議起首以此動煩聖聽。殊不思大吳初決水未有歸。倘不北去今入海湍迅界河益深尚復何慮。藉今有此則中國據上游契丹豈不

慮乘流擾之手。自古朝那蕭關雲中朔方定襄鴈門上郡太原右北平之間南北往來之衝。豈塘濼界河之足限哉。臣等竊謂本朝以來未有大河安流合於禹迹如此之利便者。其界河向去只有深濶加以朝夕海潮往來渲蕩必無淺澱。河尾安得直注北界中國亦無全失險阻之理。且河遇平壤灘慢行流稍遲則泥沙留淤若趨深走下湍激奔騰惟有刮除無由淤積不至上煩聖慮。七月己巳朔冀州南宮等五埽危急詔撥提舉修河司物料百萬與之。甲午都水監言河爲中國患久矣。自小吳決後汎濫未著河槽前

後遣官相度非一終未有定論以爲北流無患則前二年河決南宮下埽去三年決上埽今四年決宗城中埽豈是北流可保無虞以爲大河臥東則南宮宗城皆在西岸以爲臥西則冀州信都恩州清河武邑或決皆在東岸要是大河千里未見歸納經久之計所以昨相度第三第四鋪分決漲水少紓目前之急繼又宗城決溢向下包蓄不定雖欲不爲東流之計不可得也河勢和可全奪故爲二股之策今相視新開第一口水勢湍猛發泄不及已不候工畢更撥沙河隄第二口泄減漲水因而二股分行以紓下流之

患雖未保冬夏常流已見有可爲之勢必欲經久遂作二股仍較今所脩利害孰爲輕重有司具析保明以聞八月丁未翰林學士蘇轍言夏秋之交暑雨頻併河流暴漲出岸由孫村東行蓋每歲常事而李偉與河埽使臣因此張皇以分水爲名欲發回河之議都水監從而和之河事一興末無不可况大臣以其符合已說而樂聞乎臣聞河道西行孫村側左大約入地二丈以來今所報漲水出岸由新開口地東入孫村不過六七尺欲因六七尺漲水而奪入地二丈河身雖三尺童子知其難矣然朝廷遂爲之遣都水

使者與兵功開河道進鋸牙欲約之使東方河水盛漲其西行河道若不斷流則遏之東行實同兒戲臣願急命有司徐觀水勢所向依累年漲水舊例因其東溢引入故道以紓北京朝夕之憂故道隄防壞決者第略加脩葺免其決溢而已至於開河進約等事一切毋得興功俟河勢稍定然後議不過一月漲水既落則西流之勢決無移理兼聞孫村出岸漲水今已斷流河上官吏未肯奏知耳是時吳安持與李偉力主東流而謝卿材謂近歲河流稍行地中無可回之理上河議一編召赴政事堂會議大臣不以爲

然癸丑三省樞密院言繼日霖雨河上之後恐煩聖慮太后曰訪之外議河水已東復故道矣乙丑李偉言已開撥北京南沙河直堤第三鋪放水入孫村口故道通行又言大河已分流即更不須開淘因昨來一決之後東流自是順快渲副漸成港道見今已爲二股約奪大河三分以來若得夫二萬於九月興工至十月寒凍時可畢因引導河勢豈止爲二股通行而已亦將遂爲回奪大河之計今來旣因擬撥東流修全鋸牙當迤邐增進一埽而取一埽之利比至來年春夏之交遂可全復故道朝廷今日當極力必閉

北流乃爲上策。若不明詔有司，即令回河深恐上下遷延，議終不決。觀望之間，遂失機會。乞復置修河司。從之。五年正月丁亥，梁燾言：「朝廷治河東流北流，本無一偏之私。今東流未成，邊北之州縣未至受患，其後可緩。北流方得，邊西之州縣日夕可憂。其備宜急。今傾半天下之力，專事東流，而不加一夫一草於北流之上，得不誤國計乎？」去年屢決之害，全由堤防無備。臣願嚴責水官，修治北流埽岸，使二方均被惻隱之恩。二月己亥，詔開修減水河。辛丑，乃詔三省樞密院去冬愆雪，今未得雨，外路旱暵闊遠，宜權罷修河。

戊申，蘇轍言：「臣去年使契丹過河北，見州縣官吏以河事皆相視不敢正言。及今年正月，還自契丹，所過吏民方舉手相慶，皆言：『近有朝旨罷回河大役，命下之日，北京之人驩呼鼓舞，惟減水河役遷延不止，耗蠹之事，十存四五。』」民間竊議，意大臣業已爲此勢難遽回。旣爲聖鑒所臨，要當迺遷盡罷。今月六日果蒙聖旨，以旱災爲名，權罷脩黃河候。今秋取旨，大臣覆奏，盡罷黃河東北流及諸河功役。民方憂旱，聞命踊躍，實荷聖恩。然臣竊詳聖旨，上合天意，下合民心。因水之性，功力易就。天語激切，中外聞者，或至泣下。

而大臣奉行不得其平。由此觀之，則是大臣所欲雖害物而必行陛下所為，雖利民而不聽。至於委曲回避，巧為之說，僅乃得行。君權已奪，國勢倒植。臣所謂君臣之間，逆順之際，大為不便者，此事是也。黃河既不可復回，則先罷脩河司，只令河北轉運司盡將一道兵功脩貼北流堤岸。罷吳安持、李偉都水建差遣，正其欺罔之罪，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如此施行，不獨河事就緒，天下臣庶自此不敢以虛誑欺朝廷。弊事庶幾漸去矣。八月甲辰，提舉東流故道李偉言：大河自五月後，日益暴漲，始由北京南沙堤第七鋪

決口水出於第三第四鋪，并清曹口一併東流，故道河槽深三丈至一丈以上，比去年尤為深快，頗減北流橫溢之患。然今已秋深水當減落，若不稍加措置，慮致斷絕，即東流遂成淤澱。望下所屬官司經畫沙堤等口，分水利害，免壅故道上，誤國事。詔吳安持與本路監司北外丞司及李偉按視，具合措置事連書以聞。九月中，丞蘇轍言：修河司若不罷，李偉若不去，河水終不得順流。河朔生靈終不得安居。乞速罷修河司及檢舉。六年四月庚子，勅竄責李偉。七年三月，以吏部郎中趙備權河北轉運使，備素與安持等議

不協嘗上河議其略曰自頃有司回河幾三年功費騷動半天下復爲分水又四年矣故所謂分水者因河流相地勢導而分之今乃橫截河流置埽約以扼之開濬河門徒爲淵潭其狀可見况故道千里其間又有高處故累歲漲落輒復自斷夫河流有逆順地勢有高下非朝廷可得而見職在有司朝廷任之亦信矣患有司不自信耳臣謂當繕大河北流兩提復修宗城棄堤閉宗城口廢上下約開闕村河門使河流溢直以成深道聚三河工費以治一河一二年可以就緒而河患庶幾息矣願以河事并都水條例一付轉運司而總以

工部罷外丞司使措置歸一則職事可舉弊事可去四月詔南北外兩丞司管下河埽今後令河北京西轉運使副判官府界提點分認界至內河北仍於銜內帶兼管南北外都水公事十月辛酉以大河東流賜都水使者吳安持三品服北都水監丞李偉再任

開禧木刻... 北流...

內... 十月...

志卷第四十六

開禧儀司上柱國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 臣脫脫等奉

勅修

河渠三 黃河下 汴河上

元祐八年二月乙卯三省奉旨北流軟堰並依都水
監所奏門下侍郎蘇轍奏臣嘗以謂軟堰不可施於
北流利害甚明蓋東流本人力所開闢止百餘步冬
月河流斷絕故軟堰可為今北流是大河正溜比之
東流何止數倍見今河水行流不絕軟堰何由能立
蓋水官之意欲以軟堰為名實作硬堰陰為回河之

萬曆二十八年刊

宋史志卷第四十六

三十五

計耳朝廷既已覺其意則軟堰之請不宜復從趙倂亦上議曰臣竊謂河事大利害有三而言者互進其說或見近忘遠徼倖盜功或取此捨彼請張昧理遂使大利不明大害不去上惑朝聽下滋民患橫役枉費殆無窮已臣竊痛之所謂大利害者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東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決患水不能閉也是二者去其患則爲利未能去則爲害今不謀此而議欲專閉北流止知一日可閉之利而不知異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爲力而不知關村方漲之勢未可併以入東流也夫欲合河

以爲利而不恤上下壅潰之害是皆見近忘遠徼倖盜功之事也有司欲斷北流而不執其咎乃引分水爲說姑爲軟堰知河衝之不可以軟堰禦則又爲決堰之計臣恐枉有工費而以河爲戲也請俟漲水伏槽觀大河之勢以治東流北流五月水官卒請進梁村上下約束狹河門既涉漲水遂壅而潰南犯德清西決內黃東淤梁村北出關村宗城決口復行魏府北流因淤遂斷河水四出壞東郡浮梁十二月丙寅監察御史郭知章言臣比緣使事至河北自澶州入北京渡孫村口見水趨東者河甚濶而深又自北京

往洛州過楊家淺口復渡見水之趨北者纔十之二
三然後知大河宜閉北行東乞下都水監相度於是
吳安持復兼領都水卽建言進準朝旨已堰斷魏店
刺子向下北流一枝斷絕然東西未有隄岸若漲水
稍大必披灘漫出則平流在北京爲州界爲害愈甚
乞塞梁村口縷張包口開青豐口以東雞爪河分殺
水勢自大防以其與已意合向之詔同北京留守相
視時范純仁復爲右相與蘇轍力以爲不可遂降旨
令都水監與本路安撫運轉提刑司共議可則行之
有異議速以聞紹聖元年正月也是時轉運使趙傅

深不以爲然提刑上官均頗助之傅之言曰河自孟
津初行平地必須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
抵滄棣始播爲九河以其近海無患也今河自橫壠
六塔商胡小吳百年之間皆從西決蓋河徙之常勢
而有司置埽創約橫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爲分水初
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亦皆西決則地勢西下
較然可見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勢戾水性臣未見
其能就功也請開闕村河門脩平鄉鉅鹿埽焦家等
堤濬澶淵故道以備漲水大名安撫使許將言度今
之利若舍故道止從北流則慮河下已湮而上流橫

潰爲害益廣若直閉北流東徙故道則復慮受水不
盡而被隄爲患竊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
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春
夏水大至乃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
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議則民心固而
河之順復有時可以保其無害詔令吳安持同都水
監丞鄭佑與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官具圖狀保明
聞奏卽有未便亦具利害來上三月癸酉監察御史
郭知章言河復故道水之趨東已不可遏近日遣使
按視遂司議論未一臣謂水官朝夕從事河上整事

委之乙亥呂大防罷相六月右正言張商英奏言元
豐間河決南宮口講議累年先帝歎曰神禹復生不
能回此河矣乃勅自今後不得復議惟河閉口蓋採
用漢人之論俟其泛濫自定也元祐初文彥博呂大
防以前敕非是拔吳安持爲都水使者委以東流之
事京東河北五百里內差夫五百里外出錢雇夫及
支借常平倉司錢買梢草斬伐榆柳凡八年而無尺
寸之效乃遷安持大僕卿王宗望代之宗望至則劉
奉世猶以彥博大防餘意力主東流以梁村口吞納
大河今則梁村口淤澱而開沙堤兩處決口以泄水

矣前議累七十里堤以障北流今則云俟霜降水落興工矣朝廷咫尺不應九年爲水官菽欺如此九年之內年年礮山水漲霜降水落豈獨今年始有漲水而待水落乃可以興工耶乞遣使按驗虛實取索回河以來公私費錢糧稍草依仁宗朝六塔河施行會七月辛丑廣武埽危急詔王宗望亟往救護壬寅帝謂輔臣曰廣武去洛河不遠須防漲溢下灌京師已遣中使視之輔臣出圖狀以奏曰此由黃河北岸生灘水趨南岸今雨止河必減落已下水官與洛口官同行按視爲簽堤及去北岸嫩灘令河順直則無患矣

八月丙子權工部侍郎吳安持等言廣武埽危急刷塌堤身二千餘步處地形稍高自鞏縣東七里店至見今洛口約不滿十里可以別開新河引導河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王宗望行視并開井筒各稱利便外其南築大堤工力浩大乞下合屬官司躬往相度保明從之十月丁酉王宗望言大河自元豐潰決以來東北兩流利害極大頻年紛爭國論不決水官無所適從伏自奉詔凡九月上稟成筭自闕村下至栲栳堤七節河門並皆閉塞築金堤七十里盡障北流使全河東還故道以除河患又自闕村下

至海口補築新舊堤防增脩疏濬河道之淤淺者雖
盛夏漲潦不至壅決望付史官紀紹聖以來聖明獨
斷致此成績紹宗望等具析脩閉北流部役官等功
力等第以聞然是時東流堤防未及繕固瀕河多被
水患流民入京師往往泊御廊及僧舍詔給券諭令
還本土以就振濟已西安持又言準朝旨相度開濬
澶州故道分減漲水按澶州本是河行舊道頃年曾
乞開脩時以東西地形高仰未可興工欲乞且行疏
導燕家河仍令所屬先次計度合增脩一十一埽所
用工料詔令都水監候來年將及漲水月分先具利

害以聞癸丑三省樞密院言元豐八年知澶州王令
圖議乞修復大河故道元祐四年都水使者吳安持
因紆南宮等埽危急遂就孫村口爲回河之策及梁
村進約東流孫村口窄狹德清軍等處皆被水患今
春王宗望等雖於內黃下埽閉斷北流然至漲水之
時猶有三分水勢而上流諸埽已多危急下至將陵
埽決壞民田近又據宗望等奏大河自閉塞闕村而
下及創築新堤七十餘里盡閉北流全河之水東還
故道今訪聞東流向下地形已高水行不快旣閉斷
北流將來盛夏大河漲水全歸故道不惟舊堤損缺

怯薄而闕村新堤亦恐未易枝梧兼京城上流諸處
埽岸慮有壅滯衝決之患不可不豫爲經畫詔權工
部侍郎吳安持都水使者王宗望監丞郭祐同北外
監丞司自闕村而下直至海口逐一相視增修疏濬
不致壅滯衝決丙辰張商英又言今年已閉北流都
水監長貳交章稱賀或乞付史官則是河水已歸故
道正宜修緝堤埽防將來衝決而已近聞王宗望李
仲却欲開澶州故道以分水吳安持乞候漲水前相
度緣開澶州故道若不與今東流底平則纔經水落
立見淤塞若與底平則從初自合閉口回河何用九年

費財動衆安持稱候漲水相度乃是悠悠之談前來
漲水并今來漲水各至澶州德清軍界安持首尾九
年豈得不見更欲延至明年乃是狡兔三穴自爲潛
身之計非公心爲國事也況立春漸近調夫如是時
不早定議又爾後說那財民力何以支持訪聞先
朝水官孫民先元祐六年水官賈種民各有河議乞
取索照會召前後本路監司及經歷河事之人與水
官詣都堂反覆詰難務取至當經久可行定議歸一
庶免以有限之財事無涯之功二年七月戊午詔沿黃
河州軍河防決溢並卽申奏元符二年二月乙亥北

外都水丞李偉言相度大小河門乘此水勢衰弱並先脩閘各立蛾眉埽鎮壓乞次於河北京東兩路差正夫三萬人其他夫數令脩河官和雇三月丁巳偉又乞於澶州之南大河身內開小河一道以待漲水紆解大吳口下注北京一帶向著之患並從之六月末河決內黃口東流遂斷絕八月甲戌詔大河水勢十分北流其以河事付轉運司責州縣共力救護隄岸辛丑左司諫王祖道請正吳安持鄭祐李仲李偉之罪投之遠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詔可三年正月巳卯徽宗卽位鄭祐吳安持輩皆用登極大赦次第牽

復中書舍人張商英繳奏祐等昨主回河皆違神宗北流之意不聽商英又嘗論水官非其人治河當行其所無事一用堤障猶塞兒口止其啼也三月乃以商英爲龍圖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兼專功提舉河事商英復陳五事一曰行古沙河口二曰復平恩四埽三曰引大河自古漳河浮河入海四曰築御河西堤而開東堤之積五曰開木門口泄徒駭河東流大要欲隨地勢疏濬入海會四月河決蘇村七月詔商英母治河止釐本職其因河事差辟官吏並罷復置北外都水丞司建中靖國元年春尚書省言自去夏

蘇村漲水後來全河漫流今已淤高三四尺宜立西
堤詔都水使者魯君貺同北外丞司經度之於是左
正言任伯雨奏河爲中國患二千歲矣自古竭天下
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而徇衆人偏見欲屈大河
之勢以從人者莫甚於近世臣不敢遠引祇如元祐
末年小吳決溢議者乃譎謀異計欲立竒功以邀厚
賞不顧地勢不念民力不惜國用力建東流之議當
洪流中立馬頭設鋸齒梢芻材木耗費百倍力遏水
勢使之東注陵虛駕空非特行地上而已增堤益防
惴惴恐決澄沙淤泥久益高仰一旦決潰又復北流此

非堤防之不固亦理勢之必至也昔禹之治水不獨
行其所無事亦未嘗不因其變以導之蓋河流混濁
泥沙相半流行既久迤邐於澱則久而必決者勢不
能變也或北而東或東而北亦安可以人力制哉爲
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堤防約欄水勢使不至
大段漫流若恐北流淤澱塘泊亦祇宜因塘泊之岸
增設堤防乃爲長策風聞近日又有議者獻東流之
計不獨比年災傷居民流散公私匱竭百無一有事
勢窘急固不可爲抑亦自高注下湍流奔猛潰決未
久勢不可改設若興工公私徒耗殆非利民之舉實

自困之道也。崇寧三年十月，臣僚言：「昨奉詔措置大河，卽由西路歷汭邊州，軍回至武強縣，循河堤至深州，又北下衡水縣，乃達于冀。又北渡河，過遠來鎮，及分遣屬僚相視恩州之北河流次第，大抵水性無有不下，引之就高，決不可得。况西山積水，勢必欲下，各因其勢而順導之，則無壅遏之患。」詔開修直河以殺水勢。四年二月，工部言：「乞修蘇村等處運糧河堤爲正堤，以支漲水，較修棄堤，直堤可減工四十四萬料，七十一萬有奇。」從之。閏二月，尚書省言：「大河北流合西山諸水，在深州武強瀛州樂壽埽，俯瞰雄霸莫州。」

及汭邊塘濼萬一決溢爲害甚大，詔增二埽堤及儲蓄以備漲水。是歲大河安流。五年二月，詔滑州繫浮橋於北岸，仍築城壘，置官兵守護之。八月，葺陽武副堤。大觀元年二月，詔於陽武上埽第五鋪開修直河，至第十五鋪以分減水勢。有計言：「河身當長三千四百四十步，高闊八十尺，底闊五丈，深七尺，計役十萬七千餘工，用人夫三千五百八十二，凡一月畢從之。」十二月，工部員外郎趙霆言：「南北兩丞司合開直河者，凡爲里八十有七，用緡錢八九萬，異時成功可免河防之憂，而省久遠之費。」詔從之。二年五月，霆上免

夫之議大略謂黃河調發人夫修築埽岸每歲春首騷動數路常至敗家破產今春滑州魚池埽合起夫役嘗令送免夫之直用以買土增貼埽岸比之調夫反有贏餘乞詔有司應埽合調春夫並依此例立為永法詔曰河防夫工歲役十萬濱河之民困於調發可上戶出錢免夫下戶出力充役其相度條畫以聞丙申邢州言河決陷鉅鹿縣詔遷縣於高地又以趙州隆平下濕亦遷之六月己卯都水使者吳玠言自元豐間小吳口決北流入御河下合西山諸水至清州獨流砦三义口入海雖深得保固形勝之策而

歲月寔久侵犯塘堤衝壞道路齧損城砦臣奉詔修治隄防禦捍漲溢然築八尺之堤當九河之尾恐不能敵若不遇有損缺逐旋增修卽又至壞壞使與塘水相連於邊防非計也乞降旨修葺從之庚寅冀州河溢壞信都南宮兩縣三年八月詔沈純議開捺光源河兔源在廣武埽對岸分減埽下漲水也政和四年十一月都水使者孟昌齡言今歲夏秋漲水河流上下並行中道滑州浮橋不勞解折大省歲費詔許稱賀官吏推恩有差昌齡又獻議導河大伾可置永遠浮橋謂河流自大伾之東而來直大伾山西而止

數里方回南東轉而過復折北而東則又直至大山
之東亦止不過十里耳視地形水勢東西相直徑易
曾不十餘里間且地勢低下可以成河倚山可爲馬
頭又有中澗正如河陽若引使穿大伾太山及東北
二小山分爲兩股而過合於下流因是三山爲趾以
繫海梁省費數十百倍可寬河朔諸路之役朝廷喜
而從之五年置提舉修繫永橋所六月癸丑降德音
于河北京東京西路其略曰鑿山醜渠循九河旣道
之迹爲梁跨趾成萬世永賴之功役不踰時慮無愆
素人絕往來之阻地無南北之殊靈祇懷柔黎庶呼

舞眷言朔野爰暨近畿畚鍤繁興新芻轉徙民亦勞
止朕甚憫之宜推在宥之恩仍廣蠲除之惠應開河
官吏令提舉所具功力等第聞奏又詔居山至大伾
山浮橋屬濟州者賜名天成橋大伾山至汶子山浮
橋屬滑州者賜名榮光橋俄改榮光曰聖功七月戊
辰御製橋名磨崖以刻之方河之開也水流雖通然
湍激猛暴過山稍隘往往泛溢近砦民夫多被漂溺
因亦及通利軍其後遂注成巨濼云是月昌齡遷工
部侍郎八月己亥都水監言大河以就三山通流正
在通利之東慮水溢爲患乞移軍城於大伾山居山

之間以就高仰從之十月丁巳中書省言冀州棗強
埽決知州辛昌宗武臣不諳河事詔以王仲元代之
十一月丙寅都水使者孟揆言大河連經漲淤灘面
已高致河流傾側東崖今若修閉棗強上埽決口其
費不貲兼冬深難施人力縱使極力修閉東堤上下
二百餘里必須盡行增築與水爭力未能全免決溢
之患今漫水行流多鹹鹵及積水之地又不犯州軍
止經數縣地方迤邐纏御河歸約黃河欲自決口上
恩州之地水堤爲始增補舊堤接續御河東岸簽合
大河從之乙亥臣僚言禹跡湮沒於數千載之遠陛

下神智獨運一旦興復導河三山長堤盤固橫截巨
浸依山爲梁天造地設威示南北度越前古歲無解
繫之帶人無病涉之患大功旣成願申飭有司以日
繼月視水向著隨爲隄防益加增固每遇漲水水官
漕臣不輟巡視詔付昌齡六年四月辛卯高陽關路
安撫使吳玠言冀州棗強縣黃河清詔許稱賀七月
戊午太師蔡京請名三山橋銘閣曰續禹繼文之閣
門曰銘功之門十月辛卯蔡京等言冀州河清乞拜
表稱賀七年五月丁巳臣僚言恩州寧化鎮大河之
側地勢低下正當灣流衝激之處歲久堤岸怯薄沁

水透堤甚多近鎮居民例皆移避方秋夏之交時雨
霈然一失提防則不惟東流莫測所向一隅生靈所
係甚大亦恐妨阻大名河間諸州往來邊路乞付有
司貼築固護從之六月癸酉都水使者孟楊言舊河
陽南北兩河分流立中渾繫浮梁頃緣北河淤澱水
不通行止於南河修繫一橋因此河項窄狹水勢衝
激每遇漲水多致損壞欲措置開修北河如舊修繫
南北兩橋從之九月丁未詔楊專一措置而令河陽
守臣王序營辦錢糧督其工料重和元年三月己亥
詔滑州濬州界萬年堤全籍林木固護堤岸其廣行
種植以壯地勢五月中辰詔孟州河陽縣第一場自
春以來河勢湍猛侵齒民田迨近州城止二三畧其
令都水使者同漕臣河陽守臣措置固護是秋兩廣
武婦危急詔內侍王仍相度措置宣和元年九月辛
未蔡京等言南丞管下二十五場今歲漲水之後岸
下一例生灘河行中道實由聖德昭格神祇順助望
宣付史館詔送祕書省十二月開修免源河并直河
畢工降詔獎諭二年九月己亥王黼言昨孟昌齡計
議河事至滑州韓村埽檢視河流衝至寸金潭其勢
就下未易禦邊近降詔旨令就畫定港灣對開直河

方議開鑿忽自成直河二道寸金潭下水即安流在
役之人聚首仰嘆乞付史館仍帥百官表賀從之三
年六月河溢冀州信都十一月河決清河埽是歲水
壞天成聖功橋官吏行罰有差四年四月壬子都水
使者孟揚言奉詔修繫三山東橋凡役工十五萬七
千八百令累經漲水無虞詔因橋壞失職降秩者俱
復之揚自正議大夫轉正奉大夫七年欽宗即位靖
康元年二月乙卯御史中丞許翰言保和殿大學士
孟昌齡延康殿學士孟揚龍圖閣直學士孟揆父子
相繼領職二十年過惡山禁預妄設堤防之功多張稍

椿之數窮竭民力聚斂金帛交結權要內侍王仍爲
之與主超付名位不知紀極大河浮橋歲一造舟京
西之民猶憚其役而昌齡首建三山之策回大河之
勢頓取百年浮橋之費僅爲數歲行路之觀漂沒生
靈無慮萬計近輔郡縣蕭然破殘所辟官吏計金叙
績富商大賈爭注名牒身不在公遙分爵賞每興一
役乾沒無數省部御史莫能鈎考陛下將澄清朝
著建立事功不先誅竄昌齡父子無以昭示天下望
籍其姦贓以正典刑詔並落職昌齡在外宮觀揚依
舊權領都水監職事揆候措置橋船畢取旨翰復請

鈞考簿書發其姦賊乃詔昌齡與中大夫揚揆與中
奉大夫三月丁丑京西轉運司言本路歲科河防夫
三萬溝河夫一萬八千緣連年不稔群盜劫掠民力
困弊乞董數減放詔減八千人
汴河自隋大業初疏通濟渠引黃河通淮至唐改名
廣濟宋都大梁以孟州河陰縣南爲汴首受黃河之
口屬于淮泗每歲自春及冬常於河口均調水勢止
深六尺以通行重載爲準歲漕江淮湖浙米數百萬
及至東南之產百物衆寶莫不可勝計又下西山之新
炭以輸京師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內外仰給焉故於

諸水莫此爲重其淺深有度置官以司之都水監總
察之然大河向背不常故河口歲易易則度地形相
水勢爲口以逆之遇春首輒調數州之民勞費不貲
役者多溺死吏又並緣侵漁而京師常有決溢之虞
太祖建隆二年春導索水自旃然與須水合入于汴
三年十月詔緣汴河州縣長吏常以春首課民夾岸
植榆柳以固堤防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七月開封府
言汴水溢壞開封太寧堤浸民田害稼詔發淮孟丁
夫三千五百人塞之三年正月發軍士千人復汴口
六月宋州言寧陵縣河溢堤決詔發宋毫丁夫四千

五百人分遣使臣護役四年八月又決于宋城縣以
本州諸縣人夫三千五百人塞之淳化二年六月汴
水決浚儀縣帝乘步輦出乾元門宰相樞密迎謁帝
曰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居人百萬家天下轉漕仰給
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顧車駕入泥淖中行百餘步
從臣震恐殿前都指揮使戴興叩頭懇請回馭遂捧
輦出泥淖中詔興督步卒數千塞之日未貯水勢遂
定帝始就次太官進膳親王近臣皆泥淖沾衣知縣
宋炎亡匿不敢出特赦其罪是月汴又決于宋城縣
發近縣丁夫二千人塞之至道元年九月帝以汴河

此為
可為
高

歲運江淮米五七百萬斛以濟京師問侍臣汴水疏
鑿之由令參知政事張洎講求其事以聞其言曰禹
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于
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即今成臯是也或云黎陽
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國為害最甚乃於具丘疏二
渠以分水勢一渠自舞陽縣東引入漯水其水東北
流至于乘縣入海即今黃河是也一渠䟽畎引傍西
山以東北形高敞壞堤水勢不便流溢夾右碣石入
于渤海書所謂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降水即濁漳大
陸則邢州鉅鹿澤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河自

魏郡貴鄉縣界分爲九道下至滄州今爲一河言逆
 河者謂與河水往復相承受也齊桓公塞以廣田居
 唯一河存焉今其東界至莽梧河是也禹又於滎澤
 下分大河爲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儀
 縣西北復分爲二渠一渠元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爲
 官渡水一渠始皇䟽鑿以灌魏郡謂之鴻溝荇若渠
 自滎陽五出池口來注之其鴻溝即出河之溝亦曰
 荇若渠漢明帝時樂浪人王景謁者王吳始作浚儀
 渠蓋循河溝故瀆也渠成流注浚儀故以浚儀縣爲
 名靈帝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北壘石爲門以遏渠口

漢曰汴
 古事在

故世謂之石門渠外東合濟水濟與河渠渾濤東注
 至敖山北渠水至此又兼邲之水即春秋晉楚戰于
 邲邲又音汜即汴字古人避反字改從汴字渠水又
 東經滎陽北旃然水自縣東流入汴水鄭州滎陽縣
 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二廣武城二城相去百餘步
 汴水自兩城間小澗中東流而出而濟流自茲乃絕
 唯汴渠首受旃然水謂之鴻渠東晉大和中桓温北
 伐前燕將通之不果義熙十三年劉裕西征姚秦復
 浚此渠始有湍流奔注而岸善潰塞裕更䟽鑿而漕
 運焉隋煬帝大業三年詔尚書左丞相皇甫誼發河

南男女百萬開汴水起滎澤入淮千餘里乃爲通濟渠又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淮至于揚子江三百餘里水面闊四十步而後行幸焉自後天下利於轉輸昔孝文時賈誼言漢以江淮爲奉地謂魚鹽穀帛多出東南至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增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亦多自此渠漕運唐初改通濟渠爲廣濟渠開元中黃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言江淮租船自長淮西北泝鴻溝轉相輸納於河陰會嘉太原等倉凡三年運米七百萬石實利涉於此開元末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

經淮水波濤有沉損遂浚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八十里合于淮踰時畢功旣而水流迅急行旅艱險尋乃廢停却由舊河德宗朝歲漕運江淮米四十萬石以益關中時叛將李正己田悅皆分軍守徐州臨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鄧南北漕引皆絕於是水陸運使杜佑請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䟽其南涯引流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水是秦漢故道以官漕久不由此故填淤不通若畎流培岸則功用甚寡又廬壽之間有水道而平岡亘其中曰鷄鳴山佑請䟽其兩端皆可通舟其間登陸四十

里而已則江湖黔嶺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由是白沙趨東關經廬壽浮穎步蔡歷琵琶溝入汴河不復經沂淮之險徑於舊路二千里功寡利博朝議將行而徐州順命淮路乃通至國家膺圖受命以大梁四方所湊天下之樞可以臨制四海故上京邑而定都漢高帝云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至孝文又云吾初卽位不欲出虎符召郡國兵卽知兵甲在外也唯有南北軍期門郎羽林孤兒以備天子扈從藩衛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武神策爲禁軍不過三數萬人亦以備扈從藩衛

而已故祿山犯關驅市人而戰德宗蒙塵扈駕四百餘騎兵甲皆在郡國額軍存而可舉者除河朔三鎮外太原青社各十萬人邠寧宣武各六萬人潞徐荆揚各五萬人襄宣壽鎮海各二萬人自餘觀察團練據要害之地者不下萬人今天下甲卒數十萬衆戰馬數十萬匹並萃京師悉集七亡國之士民於輦下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旬服時有水旱不至艱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咸會天邑舳艫相接贍給公私所以無匱乏唯汴水橫亘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坐天下之財賦并山

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然則禹力疏鑿以分水勢，煬帝開明以奉巡游。雖數湮廢而通流不絕於百代之下，終爲國家之用者，其上天之意乎？真宗景德元年九月，宋州言汴河決浸民田，壞廬舍。遣使護塞踰月，功就。三年六月，京城汴水暴漲，詔覘候水勢，并工修補，增起堤岸。工畢，復遣使致祭。大中祥符二年八月，汴水漲溢，自京至鄭州浸道路。詔選使乘傳減汴口水勢。旣而水減阻滯，漕運復遣浚汴口。八年六月，詔自今後汴水添漲及七尺五寸，卽遣禁兵三千沿河防護。八月，太常少卿馬元方請浚汴河中流，濶五丈

深五尺，可省修堤之費。卽詔遣使計度修浚。使還上言：泗州西至開封府界崖，闊底平，水勢薄，不假開浚。請止。自泗州夾岡用功八十六萬五千四百三十八，以宿亳丁夫克計減功七百三十一萬，仍請於沿河作頭踏道僻岸，其淺處爲鋸牙，以束水勢，使其後成河道，止用河清下卸卒，就未放春水前，令逐州長吏令佐督役。自今汴河淤澱，可三五年一浚。又於中牟、滎澤縣各置開減水河，並從之。天禧三年十二月，都官員外郎鄭希甫言：汴河兩岸皆是陂水，廣浸民田。堤脚並無流泄之處。今汴河南省自明河接澳入淮

望詔轉運使規度以聞仁宗天聖三年汴流淺特遣使疏河注口四年大漲堤危衆情恟恟憂京城詔度京城西賈陂岡地洩之于護龍河六年句當汴口康德輿言行視陽武橋萬勝鎮宜存斗門其梁固斗門三宜廢去祥符界北岸請爲別竇分減溢流而句當汴口王中庸欲增置孫村之石限悉從其請七年德輿言修河芟地爲並灘農戶所侵詔限一月使自實檢括以還縣官皇祐二年命使請中牟治堤明年八月河涸舟不通令河渠司自口浚治歲以爲常舊制水增七尺五寸則京師集楚兵八作排岸兵負土列

河上以防河滿五日賜錢以勞之曰特支而或數張數防又不及五日而罷則軍士屢疲而賜予不及是歲七月始制防河兵日給錢薄其數才比特支十分之一軍士便之明年遣使行河相利害嘉祐六年汴水淺澁常稽運漕都水奏河自應天府抵泗州直流湍駛無所阻惟應天府上至汴口或岸闊淺漫宜限以六十步闊於此則爲水岸狹河扼束水勢令深駛稍伐岸木可足也遂下詔興役而衆議以爲未便宰相蔡京奏祖宗時已嘗狹河矣俗好沮敗事宜勿聽役旣半岸木不足募民出雜梢岸成而言者始息舊

由灘漫流多稽留覆溺處悉爲駛直平夷操舟徑來
便之神宗熙寧四年創開訾家口日役夫四萬饒一
月而成纔三月已淺澱乃復開舊口役萬工四日而
水稍順有應舜臣者獨謂新口在孤栢嶺下當河流
之衝其便利可常用勿易水大則泄以斗門水小則
爲輔渠於下流以益之安石善其議五年先是宣徽
北院使中太一宮使張方平嘗論汴河曰國家漕運以
河渠爲主國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運自後定立
上供年額汴河斛斗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
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止給太康咸平尉氏

等縣軍糧而已惟汴河專運粳米兼以小麥此乃大
倉蓄積之實今仰食于官廩者不惟三軍至于京師
士庶以億萬計大半待飽于軍稍之餘故國家於漕
事至急至重然則汴河乃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
洫水利同言也近歲已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
入太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賴今陳說利害以汴河
爲議者多矣臣恐議者不已屢作改更必致汴河日
失其舊國家大計殊非小事願陛下特回聖鑒深賜
省察留神遠慮以固基本方平之言爲王安石發也
六年夏都水監丞侯叔獻乞引汴水淤府界閑田安

后力主之水既數放或至絕流公私重舟不可盪有
開折者帝以人情不安嘗下都水分析并詔三司同
府界提點官往視十一月范子竒建議冬不閉汴口
以外江綱運直入汴至京廢運般安石以爲然詔汴
口官吏相視卒用其說是後高麗入貢令泝汴赴闕
七年春河水壅溢積潦敗堤八月御史盛陶謂汴河
開兩口非便命同判都水監宋昌元視兩口水勢檄
同提舉汴口官王疏疏言嘗家口水三分輔渠七分
昌言請塞嘗開口而留輔渠時韓絳呂惠卿當國許
之八年春安石再相叔獻言昨疏濬流河自南京至

泗州縣深三尺至五尺惟虹縣以東有礪石三十里
餘不可疏濬乞募民開修詔檢計工糧以聞七月叔
獻又言歲開汴口作生河侵民田調夫役今惟用嘗
家口減人夫物料各以萬計乞減河清一指揮從之
未幾汴水大漲至深一丈二尺於是復請權閉汴口
九年十月詔都水監疏濬汴河淺深仍記其地分
十年范子淵請用疏汴把以六月興工自謂功利灼
然請候今冬疏濬畢將把具舟無等分給逐地分使
臣於閉口之後檢量河道淤澱去處至春永接續疏
導夫抵皆無其地而者汴之復興

白河三十六

婦又言...

水不... 三只至五只... 東自... 三十里

志卷第四十七

宋史九十四

開... 勅修

河渠四 汴河下 金水河

洛河

蔡河

廣濟河 京畿溝渠

白河三白渠 鄭許諸渠附

元豐元年五月西頭供奉官張從惠復言汴口歲開
閉修堤防通漕纜二百餘日往時數有建議引洛水
入汴患黃河嘴廣武山溪鑿山嶺十數丈以通汴渠
功大不可為去年七月黃河暴漲水落而稍北距廣
武山麓七里退灘高闊可鑿為渠引洛入汴范子淵

知都水監丞畫十利以獻又言汜水出玉仙山索水出嵩渚山合洛水積其廣深得二千一百二十六尺視今汴流尚贏九百七十四尺以河洛湍緩不同得其贏餘可以相補猶慮不足則旁堤為塘添取河水每百里置木牒一以限水勢兩旁溝湖陂澗皆可引以為助燕伊洛上源私引水者大約汴舟重載入水不過四尺今深五尺可濟漕運起華縣神尾山至士家堤築大堤四十七里以捍大河起沙谷至河陰縣十里店穿渠五十二里引洛水屬于汴渠疏奏上重其事遣使行視二年正月使還以為工費浩大不可

為上復遣入內供奉宋用臣還奏可為請自任村沙谷口至汴口開河五十里引伊洛水入汴河每二十里置東水一以芻槎為之以節湍急之勢取水深一丈以通漕運引古索河為源注房家黃家孟家三陂及三十六陂高仰處濬水為塘以備洛水不足則決以入河又自汜水關北開河五百五十步屬于黃河上下置牒啓閉以通黃汴二河船筏卽洛河舊口置水達通黃河以泄伊洛暴漲古索河等暴漲卽以魏樓榮澤孔固三斗門泄之計工九十萬七千有餘仍乞脩護黃河南堤埽以防侵奪新河從之三月庚寅

以用臣都大提舉導洛通汴四月甲子興工遣禮官祭告河道侵民塚墓給錢徙之無主者官爲瘞藏六月戊申清汴成凡用工四十五日自任村沙口至河陰縣瓦亭子并凡水關北通黃河接運河長五十一里兩岸爲堤總長一百三里引洛水入汴七月甲子開汴口徙官吏河清卒於新洛口戊辰遣禮官致祭十一月辛未詔差七千人赴汴口開脩河道三年二月宋用臣言洛水入汴至淮河道漫闊多淺漉乞狹河六十里爲二十一萬六千步詔四月興役五月癸亥罷草屯浮堰五年三月宋用臣言金水河透水漕

阻礙上下汴舟宜廢撤從之十月狹河畢工六年八月范子淵又請於武濟山麓至河岸并嫩灘上修堤及壓埽堤又新河南岸築新堤計役兵六千人二百日成開展直河長六十三里廣一百尺深一丈役兵四萬七千有奇一月成從之十月都提舉司言汴水增漲京西四斗門不能分減致開決堤岸今近京惟孔固斗門可以泄水下入黃河若孫賈斗門雖可泄入廣濟然下尾窄狹不能盡吞宜於萬勝鎮舊減水河汴河北岸修立斗門開淘舊河創開生河一道下合入刁馬河役夫一萬三千六百四十三人一月畢

工詔從其請仍作二年開修七年四月武濟河潰八月詔罷營閑縱其分流止護廣武三埽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辛亥右司諫蘇轍言近歲京城外創置水磨因此汴水淺澁阻隔官私舟船其東門外水磨下流汗漫無歸浸損民田一二百里幾敗漢高祖墳賴陛下仁聖惻怛親發德音令執政共議營救尋詔畿縣於黃河春夫外更調夫四萬開自盟河以疏洩水患計一月畢工然以水磨供給京城內外食茶等其水止得五日閉斷以此工役重大民間每夫日領二百錢一月之費計二百四十萬貫而汴水渾濁易至

填淤明年又須開淘民間歲歲不免此費聞水磨歲入不過四十萬貫前戶部侍郎李定以此課利惑誤朝聽依舊存留且水磨興置未久自前未有此錢國計何闕而小人淺陋妄有靳惜傷民辱國不以爲愧况今水患近在國門而恬不爲恠甚非陛下勤卹民物之意而又減耗汴水行船不便乞廢罷官磨任民磨茶三月轍又乞令汴口以東州縣各具水匱所占頃畝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匱可與不可廢罷如決不可廢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八月辛亥轍又言昨朝旨令都水監差官具括中牟管城等縣

水匱元浸壓者幾何見今積水所占幾何退出頃畝
幾何凡退出之地皆還本主水占者以官地還之無
田可還卽給元直聖恩深厚棄利與民所存甚遠然
臣聞水所占地至今無可對還而退出之田亦以迫
近水匱爲雨水浸淫未得耕鑿知鄭州岑象求近奏
稱自宋用臣興置水匱以來元未曾取以灌注清汴
水流自足不廢漕運乞盡廢水匱以便失業之民十
月遂罷水匱四年冬御史中丞梁燾言嘗求世務之
急得導洛通汴之實始聞其說則可喜及考其事則
可懼竊以廣武山之北卽大河故道河常往來其間

夏秋漲溢每抵山下舊來洛水至此流入於河後欲
導以趨汴渠乃乘河未漲就嫩灘之上峻起東西堤
關大河於堤北攘其地以引洛水中間缺爲斗門名
通舟楫其實盜河以助洛之淺涸也洛水本清而今
汴常黃流是洛不足以行汴而所以能行者附大河
之餘波也增廣武三埽之備竭京西所有不足以爲
支費其失無慮數百萬計從來上下習爲欺罔朝廷
惑於安流之說稅屋之利恬不爲慮而不知新沙疎
弱力不能制悍河水勢一薄則爛熳潰散將使怒流
循洛而下直冒京師是甘以數百萬日增之費養異

時萬一之患亦已誤矣夫歲傾重寶以坐待其患何若折其奔衝以終除其害哉為令之計宜復為汴口仍引大河一支啓閉以時遠祖宗百年以來潤國養民之賜誠為得策汴口復成則免廣武傾注以長為京師之安省數百萬之費以紓京西生靈之困牽大河水勢以解河北決溢之災使東南漕運以蠲重載留滯之弊時節啓閉以除凌打凌之苦通江淮八路商賈大船以供京師之饒為甚大之利者六此不可忽也惟拆去兩岸舍屋蓋廢儼錢為害者一而甚小所謂損小費而成大利也臣之所言特其大略爾

至於考究本末措置纖悉在朝廷擇通習之臣付之無牽浮議責其成功又言臣聞開汴之時大河曠歲不決蓋汴口析其三分之一水河流常行七分也自導洛而後頻年屢決雖洛口竊取其水率不過一分上下是河流常九分也猶幸流勢臥北故潰溢北出自去歲以來稍稍臥南此其可憂而洛口之作理須早計竊以開洛之役其功甚小不比大河之上但開百餘步即可以通水三分既永為京師之福又減河北屢決之害兼水勢既已牽動在於回河尤為順便非獨孫村之功可成澶州故道亦有自然可復之理望

出臣前章而詔大臣與本監及知水事者按地形水勢具圖以聞不報至五年十月癸巳乃詔導河水入汴紹聖元年帝親政復召宋用臣赴闕七月辛丑廣武埽危急壬寅帝語輔臣埽去洛河不遠須防漲溢下灌京師明日乃詔都水監丞馮忱之相度築欄水簽堤丁巳帝諭執政曰河埽久不修昨日報洛水又大溢注于河若廣武埽壞河洛爲一則清汴不通矣京都漕運殊可憂宜亟命吳安持王宗望同力督作苟得不壞過此須圖久計丙寅吳安持言廣武第二埽危急決口與清汴絕近緣洛河之南去廣武山千餘

步地形稍高自鞏縣東七里店至今洛口不滿十里可以別開新河導洛水近南行流地里至少用功甚微詔安持等再按視之十一月李偉言清汴導溫洛貫京都下通淮泗爲萬世利自元祐以來屢危急而今歲特甚臣相視武濟山以下二十里名神尾山乃廣武埽首所起約置刺堰三里餘就武濟河下尾廢堤枯河基址增脩疏導回截河勢東北行留舊埽作遙堤可以紓清汴下注京城之患詔宋用臣陳祐甫覆按以聞十二月甲午戶部尚書蔡京言本部歲計皆藉東南漕運今年上供物至者十無二三而汴口

已閉臣責問提舉汴河堤岸司楊琰乃稱自元豐二
年至元祐初八年之間未嘗塞也詔依元豐條例明
年正月庚戌用臣亦言元豐間四月導洛通汴六月
放水四時行流不絕遇冬有凍即督沿河官吏伐冰
通流自元祐二年冬深輒閉塞致河流涸竭殊失開
道清汴本意今欲小日伐冰放水歸河永不閉塞及
凍解止將京西五斗門減放以節水勢如惠民河行
流自無壅遏之患從之三年正月戊申詔提舉河北
西路常平李仲罷歸吏部仲在元祐中提舉汜水輦
運建言西京鞏縣河陽汜水河陰縣界乃沿黃河地

分北有大行山與廣武二山自古河流兩山之間乃
每為時時水旱用臣創導洛清汴於黃河沙灘上
節次創置堤堰每堤埽到今十餘年間屢經危急
况諸堤在京城之上若不別為之計慮是不測思之
寒心今如棄去豈堪開展河道講究興復元豐二年
以前防河事不惟省歲費寬民力河流且無壅遏決
溢之患望遣諸河事官相視施行又乞復置汴口冰
壩以黃河水為節約之限罷去清汴埽口四年閏二
月楊琰乞將元豐間減放清水入京西界大白龍坑
及三斗門等元水置以助汴河行運詔責楊琰同奏

者度合占頃或其所用功力以聞五月乙亥春是年
齊河疑岸賈種民言元豐改汴口為洛口名汴河為
清汴者元以取水於洛也復置清水以濟而助
行流元祐開都於黃河撤口分引渾來奉旨建上流
入洛口比之清洛難以調節乞使元豐臣修汴河身
更尺深淺檢計物力以復清汴立限修濬通汴洛水
及修舊置洛斗門通雲西河官私舟船從之帝嘗謂
知樞密院事嘗布曰先帝作清汴又為天源河蓋有
深意元祐中或感近賈種民奏若立復清汴不則濁
流乃當世雲長之憂布對曰先帝以天源河為國姓

福地此衆人所知何可廢也十一月詔京城內汴河
兩岸各留堤面丈有五尺禁公私侵牟元符三年徽
宗即位無大改作汴渠稍湮則浚之大觀中言者論
胡師文昨為撥運使創開泗州直河及築築堤阻遏
汴水尋復淤澱遂行廢拆然後併役數郡兵夫其間
疾苦寬取無慮數千費錢穀累百萬計在妄生事誣
奏罔切官員冒賞至四十五人師文由是自知州降
充宮觀宣和元年五月都城無故大水浸城外官寺
民居遂破汴堤汴渠將溢諸門皆城守起居即李綱
奏國家都汴百有六十餘載亦嘗必有變故今事起

倉猝遂通驚駭誠大異也臣嘗躬詣郊外竊見積水
之來自都城以西漫為巨浸東拒汴堤停蓄深廣湍
悍浚激東南而流其勢未艾或淹浸旬時因以風
雨不可不慮夫變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願詔廷臣
各具所見擇其可採者施行之詔都城外積水緣有
司失職隄防不修非災異也罷綱送吏部而募人決
水下流由城北注五丈河下通梁山灤乃巳七月壬
子都提舉司言近因野水衝蕩沿汴堤岸及河道淤
淺若止後河清功力不勝望俟農隙願夫開修從之
五年十二月庚寅詔沿汴州縣創添攔河鎖柵歲額

公私不以為便其遵元豐舊制靖康而後汴河上流
為盜所決者數處決口有至百步者塞久不合乾涸
月餘網運不通兩京及京師皆乏糧責都水使者措
置凡二十餘日而水復舊網運者來兩京糧始足又
擇使臣八員為沿汴巡檢每兩員各將兵五百人自
洛口至西水門分地防察決溢云

洛水貫西京多異漲漂壞橋梁建隆二年留守向拱
重修天津橋成甃巨石為脚高數丈銳其前以疏水
勢右縱橫以鐵鼓絡之其制甚固四月具圖奏上降
詔褒美開寶九年郊祀西京詔發卒五千自洛城來

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五 卷之九十六

章壽康築滎水港口三十五里饋運便之其後導以通

水
蔡濟書京師為都人所仰兼閩水滄水漢水以通者
閩水自尉氏歷祥符開封合于蔡是為惠民河滄水
自許田注鄆陵東南歷扶溝合于蔡漢水出鄭之太
隗山注臨潁歷鄆陵扶溝合于蔡凡許鄭諸水令堅
白鴈丈人溝京索令出河褚河湖河雙河樂霸河皆
會焉猶以其流濁故植木橫柱以為水之節啓閉以
時太祖建隆二年四月命中使汲蔡河設斗門節水
自京師通許鎮三年詔發畿甸陳許丁夫數萬浚蔡

水南入潁川乾德三年二月令陳承昭率丁夫數千

鑿渠自長社引潁水至京師合閩水潁水本出密縣

大隗山歷許田會春夏霖雨則泛溢民田至是渠成

無水患閩河益通漕焉太宗淳化二年以汜水汎溢

浸許州民田詔自長葛縣開小河導潁水分流二十

里合于惠民河真宗咸平五年七月京師霖雨溝洫

壅惠民河溢泛道路壞廬舍知開封府寇準治丁岡

古河泄導之大中祥符元年六月開封府言尉氏縣

惠民河決遣使督視完塞二年四月陳州言州地洿

下苦積潦歲有水患請自許州長葛縣浚成水河及

補棗村舊河以入蔡河從之九年知許州石普請於
大流堰穿渠置二斗門引沙河以漕京師遣使按視
四月詔遣中使至惠民河規畫置壩子以通舟運仁
宗天聖二年二月崇儀副使巡護惠民河田承說獻
議重修許州合流鎮尖河堰斗門初開減水河通漕
省迂路五百里詔遣使按視以聞五年八月都大巡
護惠民河王克基言先准宣惠民京索河水淺小緣
出源西京鄭許州界惠民河下合橫溝白鴈溝京索
河下合西河湖河雙河蔡霸河丈八溝各爲民間截
水時稻灌園宜令州縣巡察七年王克基言按舊制

蔡河斗門棧板須依時啓閉調停水勢嘉祐三年正
月開京城西葛家岡新河以有司言至和中大水入
京城請自祥符縣界葛家岡開生河直城南好草陂
北入惠民河分注魯溝以紓京城之患神宗熙寧四
年七月程昉請開宋家等堤畎水以助漕運八月三
班借職楊琰請增置上下壩牐蓄水以備淺涸詔琰
掌其事六年九月戊辰將作監尚宗儒言議者請置
蔡河木岸計功頗大詔修固土岸八年詔京西運米
于河北於是侯叔獻請因丁字河故道鑿堤置牐引
汴水入于蔡以通舟運河成舟不可行尋廢十月詔

都水監展惠民河欲便修城也九年七月提轄修京城所請引霧澤陂水至咸豐門合京索河由京索簽入副堤河下合惠民都水監謂不若於順天門外簽直河身及於染院後簽入護龍河至咸豐門南復入京索河實爲長利從之徽宗崇寧元年二月都水監言惠民河修簽河次下硬堰畢工詔立捕獲盜泄賞大觀元年十二月開濙河入蔡河從京畿都轉運使吳擇仁之請也政和元年十月巳酉詔差水官同京畿監司視蔡河隄防及淤淺者來春併工治之廣濟河導蒔水自開封歷陳留曹濟鄆其廣五丈歲

漕上供米六十二萬石太祖建隆二年正月遣使往定陶規度發曹單丁夫數萬浚之三月幸新水門觀放水入河先是五丈河泥淤不利行舟遂詔左監門衛將軍陳承昭於京城之西夾汴水造斗門引京索蔡河水通城濠入斗門俾架流汴水之上東進於五丈河以便東北漕運公私咸利三年正月遣右龍武統軍陳承昭護修五丈河役車駕臨視賜承昭錢二十萬乾德三年京師引五丈河造西水磴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正月命發近縣丁夫浚廣濟河真宗景德二年六月開封府言西京沿汴萬勝鎮先置斗門以

減河水今汴河分注濁水入廣濟河壅塞不利帝曰
此斗門本李繼源所造屢詢利害以爲始因京索河
遇雨卽汎流入汴遂置斗門以便通漕若遽壅塞復
慮決溢因令多用巨石高置斗門水雖甚大而餘波
亦可減去三年內侍趙守倫建議自京東分廣濟河
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以達江湖漕路役旣成遣使
覆視繪圖來上帝以地有隆阜而水勢極淺雖置堰
埭又歷呂梁灘積之險非可漕運罷之仁宗天聖六
年七月尚書駕部員外郎閻貽慶言五丈河下接濟
州之合蔡鎮通利梁山灤近者天河決蕩溺民田壞

道路合蔡而下漫散不通舟請治五丈河入來黃河
因詔貽慶與水官李守忠規度計功料以聞神宗熙
寧七年趙濟言河淺廢運自此物賤傷農宜議興復
以便公私詔張士澄楊琰脩治八月都提舉汴河堤
岸司言欲於通津門汴河岸東城裏三十步內開河
下通廣濟以便行運從之八年又遣琰同陳祐甫因
汴河置滲水塘又自孫賈斗門置虛堤八滲水入西
賈陂由減水河注霧澤陂皆爲河之上源九年詔依
元額漕粟京東仍脩壩牐爲啓閉之節九年三月詔
遣官脩廣濟河壩牐元豐五年三月癸亥罷廣濟輦

運司移上供物自淮陽軍界入汴以清河輦運司爲
民命張士澄都大提舉七月御史王植言廣濟安流
而上與清河沂流入汴遠近險易較然廢之非是詔
監司詳議七年八月都大提舉汴河堤岸司言京東
地富穀粟可漕獨患河澁若因脩京城令役兵近汴
穴土使之成渠就引河水注之廣濟則漕舟可通是
一舉而兩利也從之哲宗元祐元年詔斥祥符霧澤
陂募民承租增置水廩又即宣澤門外仍舊引京索
源河置槽架木流入咸豐門皆以爲廣濟淺澁之備
三月二省言廣濟河輦運近因言者廢罷改置清河輦
運迂遠不便詔知棣州王諤措置興復都水監亦言
廣濟河以京索河爲源轉漕京東歲計今欲依舊卽
令於宣澤門外置槽架木流入咸豐門裏由舊河道
復廣澤河源以通漕運從之

金水河一名天源本京水導自滎陽黃堆山其源曰
祝龍泉太祖建隆二年春命左領軍衛上將軍陳承
昭率水工鑿渠引水過中牟名曰金水河凡百餘里
抵都城西架其水橫絕於汴設斗門入浚溝通城濠
東匯于五丈河公私利焉乾德三年又引貫皇城歷
後苑內庭池沼水皆至焉開寶九年帝步自左掖按

地勢命水工引金水由承天門鑿渠爲大輪激之南注晉王第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九月詔供備庫使謝德權決金水自天波門並皇城至乾元門歷天街東轉繚太廟入后廟皆甃以礮甃植以芳木車馬所經又累石爲間梁作方井官寺民舍皆得汲用復引東由城下水竇入于濠京師便之神宗元豐五年金水河透水槽阻礙上下汴舟遣宋用臣按視請自板橋別爲一河引水北入于汴後卒不行乃由副堤河入于蔡以源流深遠與永安青龍河相合故賜名曰天源先是舟至啓漕頗滯舟行旣導洛通汴遂自城西

超字坊引洛水由咸豐門立堤凡三千三十步水遂入禁中而槽廢然舊惟供洒掃至徽宗政和間容佐請于七里河開月河一道分減此水灌溉內中花竹命宋昇措置導引四年十一月畢工重和元年六月復命藍從熙孟揆等增堤岸置橋槽壩牐澹澄水道水入內庭池籩旣多患水不給又於西南水磨引索河一派架以石渠絕汴南北築堤導入天源河以助之

白溝無山源每歲水潦甚則通流纒勝百斛船踰月不雨卽竭至道二年三月內殿崇班閻光澤國子博

宋史志卷四十一
二百八
士邢用之上言請開白溝自京師抵彭城呂梁口凡
六百里以通長淮之漕詔發諸州丁夫數萬治之以
光澤護其役議者非之會宋州通判王矩上表極陳
其不可且言用之田園在襄邑歲苦水潦私幸渠成
遂罷其役咸平六年用之爲度支員外郎又令自襄
邑下流治白溝河導京師積水而民田無害神宗熙
寧六年都水監丞侯叔獻請儲三十六陂及京索二
水爲源倣真楚州開平河置陂則四時可行舟因廢
汴渠帝曰白溝功料易耳第汴渠歲運甚廣河北陝
西資焉又京畿公私所用長材皆自汴口而至苟可

遽廢王安石曰此役苟成亦無窮之利也當別爲漕
河引黃河一支乃爲經久馮京曰若白溝成與汴蔡
皆通漕爲利誠大恐汴終不可廢帝然之詔劉瑄同
叔獻覆視八月都水監言白溝自濰河至于淮八百
里乞分三年興修其廢汴河俟白溝畢功別相視仍
請發穀熟淤田司并京東汴河所隸河清兵赴役從
之七年正月都水監言自盟河畎導汴南諸水近者
失於疏浚爲害甚大於是輟夫修治而白溝之役廢
初王安石欲罷白溝修汴南水利帝曰人多以白溝
不可爲而卿獨見可爲安石曰果不可爲罷之誠宜

若可爲卽俟時爲之何必計校人言也徽宗政和二年十月都水監丞孟昌齡言開濬含暉門外白溝河開堰放水仍舊流通公長卿夫京畿溝洫汴都地廣平賴溝渠以行水潦真宗景德二年五月詔開京城濠以通舟楫毀官水磴三所三年分遣入內內侍八人督京城內外坊里開濬溝渠先是京都每歲春濬溝瀆而勢家豪族有不卽施工者帝聞之遣使分視自是不復有稽遲者以至雨潦暴集無所壅遏都人賴之大中祥符三年遣供備庫使謝德權治溝洫導太一宮積水抵陳留界入亳州

渦河五年三月帝宣示宰臣曰京師所開溝渠雖屢鈐轄仍令內侍分察吏擾仁宗天聖元年八月東西八作司與內殿承制閣門祗候劉永崇等言內外八廂初置八字水口通流兩水入渠甚利慮所置處豪富及勢要阻抑乞下令巡察從之二年七月內殿崇班閣門祗候張君平等言準敕按視開封府界至南京宿亳諸州溝河形勢疏決利害凡八事一商度地形高下連屬開治水勢依尋古溝洫浚之州縣計力役均定置籍以主之二施工開治後按視不如元計狀及水壅不行有害民田者按官吏之罪令償其費

三約束官吏毋歛取夫衆財貨入已四縣令佐州守
倅有能勸課部門自用工開治不致水害者叙爲勞
績替日與家便官功績尤多別議旌賞五民或於古
河渠中脩築堰埭截水取魚漸至澱淤水潦暴集河
流不通則致深害乞嚴禁之六開治工畢按行新舊
廣深丈尺以校工力以所出土於溝河岸一步外築
爲堤埽七凡溝洫上廣一丈則底廣八尺其深四尺
地形高處或至五六尺以此爲率有廣狹不等處折
計之則畢工之日易於覆視八古溝洫在民田中久
已於平今爲賦籍而須開治者據所占地步爲除其

賦詔令頒行
熙寧元年三月都水監言畿內溝
河至多而諸縣各役人夫開洩十纜二三頃二三年
方可畢工請令府界提點司選官與縣官同定緊慢
功料務合差夫數以五分夫役十分其係年分開洩
提點司通行點校從之二年閏十一月詔以府界道
路積水妨民輸納命都水監差官講賦元豐五年詔
開在京城邊闊五十步深一丈五尺地祿不及者至
泉止徽宗大觀元年七月以京城霖雨水浸后民道
路不通遣官分督疏導是月又詔自京至八角鎮積
水妨行旅轉運司選官疏導修治橋梁使病涉

白河在唐州南流入漢太平興國三年正月廣西言將
運使程能獻議請自南陽下白口置堰通水入石碣
沙河合蔡河達于京師以通相澤之漕詔從之
讀詩蔡陳鄭丁夫及諸州兵民數萬人以手背摩使
王文實六宅使李繼隆內作坊副使李神祐劉承珪
等護其役塹山陘谷歷博望羅渠少福山凡百餘里
月餘抵方城地勢高水不能至能獻復多役人以致
水然不可通漕運會山水暴漲石堰壞河不克就卒
陘廢焉端拱元年供奉官閻門祗候閻文遜苗忠俱
上言開荆西城東漕河至師子口入漢河可通荆峽

漕路至襄州又開古白河可通襄漢漕路至京詔八
作使石全振往視之遂發丁夫治荆南漕河至漢江
可勝二百斛重載行旅者頗便而古白河終不可開
三白渠在京兆涇陽縣淳化二年秋縣民杜思淵上
書言涇河內舊有石堰以堰水入白渠溉墾耀田歲
收三萬斛其後多歷年所石堰壞三白渠水少溉田
不足民頗艱食乾德中節度判官施繼業率民用梢
穰笆籬棧木截河爲堰壅水入渠緣渠之民頗獲其
利然凡遇暑雨山水暴至則堰輒壞至秋治堰所用
復取於民民煩數役終不能固乞依古制調丁夫修

疊石娶可得數十年不撓所謂暫勞永逸矣詔從之
遣將作監丞周約已等董其役以用功尤大不能就
而止至道元年正月度支判官梁鼎陳堯叟上鄭白
渠利害按舊史鄭渠元引涇水自仲山西抵瓠口並
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溉田四萬頃畝收一鍾白渠
亦引涇水起谷口入灤陽注渭水長二百餘里溉田
四千五百頃兩渠溉田凡四萬四千五百頃今所存
者不及二千頃皆近代改修渠堰浸墮舊防繇是灌
溉之利絕少於古矣鄭渠難爲興工今請遣使先詣
三白渠行視復修舊迹於是詔大理寺丞皇甫選光

祿寺丞何亮乘傳經度選等使還言周覽鄭渠之制
用功最大並仲山而東鑿斷岡阜首尾三百餘里連
亘山足岸壁頽壞墮廢已久度其制置之始涇河平
淺直入渠口暨年代浸遠涇河陡深水勢漸下與渠
口相懸水不能至峻崖之處渠岸摧毀荒廢歲久實
難致力其三白渠溉涇陽櫟陽高陵雲陽三原富平
六縣田三千八百五十餘頃此渠衣食之源也望令
增築堤堰以固護之舊設節水斗門一百七十有六
皆壞請悉繕完渠口舊有六石門謂之洪門今亦隕
圯若復議興置則其功甚大且欲就近度其岸勢別

開渠口以通水道歲令渠官行視岸之缺薄水之淤填卽時浚治嚴豪民盜水之禁涇河中舊有石堰修廣皆百步捍水雄壯謂之將軍堰廢壞已久杜思淵嘗請興修而功不克就其後止造木堰凡用梢椿萬一千三百餘數歲出於緣渠之民涉夏水潦木堰遽壞漂流散失至秋復率民以葺之數斂重困無有止息欲令自今溉田旣畢命水工拆堰木寘於岸側可充二三年修堰之用所役緣渠之民計田出丁凡調萬三千人疏渠造堰各獲其利固不憚其勞也選能吏司其事置署於涇陽縣側以時行視往復甚便又

言鄧許陳穎蔡宿亳七州之地有公私閑田凡三百五十一處合二十二萬餘頃民力不能盡耕皆漢魏以來名信臣杜詩杜預任峻司馬宣王鄧艾等立制墾闢之地內南陽界鑿山開道疏通河水散入唐鄧襄三州以溉田又諸處陂塘防埭大者長三十里至五十里闊五丈至八丈高一丈五尺至二丈其溝渠大者長五十里至百里闊三丈至五丈深一丈至一丈五尺可行小舟臣等周行歷覽若皆增築陂堰勞費頗甚欲隄防未壞可興水利者先耕二萬餘頃他處漸圖建置時著作佐郎孫冕總監三白渠詔冕依

選等奏行之後自仲山之南移治涇陽縣其七州之田令選於鄧州募民耕墾皆免賦入復令選等舉一人與鄧州通判同掌其事選與亮分路按察未幾而罷景德三年鹽鐵副使林特度支副使馬景盛陳關中河渠之利請遣官行鄭白渠興修古制乃詔太常博士尚賓乘傳經度率丁夫治之賓言鄭渠久廢不可復今自介公廟廻白渠洪口直東南合舊渠以吠涇河灌富平櫟陽高陵等縣經久可以不竭工既畢而水利饒足民獲數倍

志卷第四十七

志卷第四十八

宋史九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程國鑿國事前行書右相兼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奉勅修

河渠五

漳河 滹沱河 御河 塘樂緣邊諸水 河北諸水 岷江

漳河源於西山由磁洛州南入冀州新河鎮與胡盧河合流其後變徙入于大河神宗熙寧三年詔程昉同河北提點刑獄王廣廉相視四年開修役兵萬人袤一百六十里帝因與大臣論財用文彥博曰足財用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開不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發夫開治徙東從西

何利之有王安石曰使漳河不由地中行則或東或西爲害一也治之使行地中則有利而無害勞民先王所謹然以佚道使民雖勞不可不勉會京東河北大風三月詔曰風變異常當安靜以應天災漳河之役妨農來歲爲之未晚中書格詔不下尋有旨權令罷役程昉憤恚遂請休退朝廷令以都水丞領淤田事於河上五月御史劉摯言昉等開修漳河凡用九萬夫物料本不預備官私應急勞費百倍逼人夫夜役踐蹂田苗發掘墳墓殘壞桑柘不知其數愁怨之聲流播道路而昉等妄奏民間樂於工役河北廂軍

剗刷都盡而昉等仍乞於洛州調急夫又欲令役兵不分番次其急切擾攘至於如此乞重行貶竄以謝疲民中丞楊繪亦以爲言王安石爲昉辨說甚力後卒開之五年工畢昉與大理寺丞李宜之知洛州黃秉推恩有差七年六月知冀州王慶民言州有小漳河向爲黃河北流所壅今河已東乞開濬詔外都水監相度而已

滹沱河源於西山由真定深州乾寧與御河合流神宗熙寧元年河水漲溢詔都水監河北轉運司疏治六年深州祈州永寧軍修新河八年正月發夫五千

人并胡盧河增治之元豐四年正月北外都水丞陳
祐甫言滹沱自熙寧八年以後汎濫深州諸邑爲患
甚大諸司累相度不決謂其下流舊入邊吳宜子淀
最爲便順而屯田司懼填添塘樂煩文往復無所適
從昨差官計之若障入胡盧河約用工千六百萬若
治程昉新河約用工六百萬若依舊入邊吳等淀約
用工二十九萬其工費固已相遠乞嚴立期會定歸
一策詔河北屯田轉運司同北外都水丞司相視五
年八月癸酉前河北轉運副使周革言熙寧中程昉
於真定府中渡一繫浮梁增費數倍旣非形勢控扼

請歲八九月易以版橋至四五月防河卽圻去權用
船渡從之

御河源出衛州共城縣百門泉自通利乾寧入界河
達于海神宗熙寧二年九月劉彝程昉言二股河北
流今已閉塞然御河水由冀州下流尚當疏導以絕
河患先是議者欲於恩州武城縣開御河約二十里
入黃河北流故道下五股河故命彝昉相度而通判
冀州王庠謂第開見行流處下接胡盧河尤便近彝
等又奏如庠言雖於河流爲順然其間漫淺沮洳費
工尤多不若開烏欄堤東北至大小流港橫截黃河

入五股河復故道尤便遂命河北提舉羅便糧草皮
公弼提舉常平王廣廉按視二人議協詔調鎮趙邢
洛磁相州兵夫六萬濬之以寒食後入役三年正月
韓琦言河朔累經災傷雖得去年夏秋一稔瘡痍未
復而六州之人奔走河役遠者十一二程近者不下
七八程比常歲勞費過倍兼鎮趙兩州舊以次邊未
嘗差夫一旦調發人心不安又於寒食後入役此滿
一月正妨農務詔河北都轉運使劉庠相度如可就
寒食前入役卽亟興工仍相度最遠州縣量減差夫
而輟修塘堤兵千人代其役二月琦又奏御河漕運

通流不宜減大河夫役於是止令樞密院調兵三千
并都水監卒二千三月又益發壯城兵三千仍詔提
舉官程昉等促迫功限六月河成詔昉赴闕遷宮苑
副使四年命昉爲都大提舉黃御等河八年昉與劉
璪言衛州沙河湮沒宜自王供埽開濬引大河水注
之御河以通江淮漕運仍置斗門以時啓閉其利有
五王供危急免河勢變移而別開口地一也漕舟出
汴橫絕沙河免大河風濤之患二也沙河引水入于
御河大河漲溢沙河自有限節三也御河漲溢有斗
門啓閉無衝注淤塞之弊四也德博舟運免數百里

大河之險五也一舉而五利附焉請發卒萬人一月可成從之九年秋昉奏畢功中書欲論賞帝令河北監司案視保明大名安撫使文彥博覆實十月彥博言去秋開舊沙河取黃河行運欲通江淮舟楫徹於河北極邊自今春開口放水後來漲落不定所行舟楫皆輕載有害無利枉費功料極多今御河上源止是百門泉水其勢壯猛至衛州以下可勝三四百斛之舟四時行運未嘗阻滯隄防不至高厚亦無水患今乃取黃河水以益之大卽不能吞納必致決溢小則緩漫淺澀必致淤澱凡上下千餘里必難歲歲開

濬况此河穿北京城中利害易觀今始初冬已見阻滯恐年歲間及壞久來行運儻謂通江淮之漕卽尤不然自江浙淮汴入黃河順流而下又合於御河大約歲不過一百萬斛若自汴順流徑入黃河達於北京自北京和雇車乘陸行入倉約用錢五六十緡却於御河裝載赴邊城其省工役物料及河清衣糧之費不可勝計又去冬外監丞欲於北京黃河新堤開置水口以通行運其策尤踈此乃熙寧四年秋黃河下注御河之處當時朝廷選差近臣督役脩塞所費不貲大名恩冀之人至今瘡痍未平今柰何反欲開

口導水耶都水監雖令所屬相視而官吏恐忤建謀之官止作遷延回報謂俟脩固御河提防方議開置河口况御河堤道僅如蔡河之類若欲吞納河水瀆如汴岸增脩猶恐不能制蓄乞別委清疆官相視利害并議可否又言今之水官尤爲不職容易建言僥倖恩賞朝廷便爲主張中外莫敢異議事若不效都無譴罰臣謂更當選擇其人不宜令狂妄輩橫費生民膏血已而都水監言運河乞置雙牖例放舟船實便與彥博所言不同十二月命知制誥熊本與都水監河北轉運司官相視本奏河北州軍賞給茶貨以

至應接沿邊榷場要用之物並自黃河運至黎陽出卸轉入御河費用止於客軍數百人添支而已向者朝廷曾賜米河北亦於黎陽或馬陵道口下卸倒裝轉致費亦不多昨因程昉等擘畫於衛州西南循沙河故迹決口置牖鑿堤引河以通江淮舟楫而實邊郡倉廩自興役至畢凡用錢米功料二百萬有奇今後每歲用物料一百一十六萬廩軍一千七百餘人約費錢五萬七千餘緡開河行水纔百餘日所過船楫六百二十五而衛州界御河淤淺已及三萬八千餘步沙河左右民田滄浸者幾千頃所免租稅二千

貫石有餘有費無利誠如議者所論然尚有大者衛州居御河上游而西南當王供向著之會所以捍黃河之患者一堤而已今穴堤引河而置牖之地纔及隄身之半詢之士人云自慶曆八年後大水七至方其盛時游波有平堤者今河流安順三年矣設復礮水暴漲則河身乃在牖口之上以湍悍之勢而無隄防之阻泛濫衝溢下合御河臣恐墊溺之禍不特在乎衛州而瀕御河郡縣皆罹其患矣夫此河之興一歲所濟船棧其數止此而萌每歲不測之患積無窮不貲之費豈陛下所以垂世裕民之意哉臣博采衆

論定極利病咸以爲葺故堤堰新口存新牖而勿治庶可以銷淤澱決溢之患而省無窮之費萬一他日欲由此河轉粟塞下則暫開亟止或可紆飛輓之勞未幾河果決衛州元豐五年提舉河北黃河堤防司言御河狹隘堤防不固不足容大河分水乞令綱運轉入大河而閉截徐曲既從之矣明年戶部侍郎蹇周輔復請開撥以通漕運及令商旅舟船至邊是時每有一議朝廷輒下水官相度或作或輟迄莫能定大抵自小吳埽決大河北流御河數爲漲水所冒亦或湮沒哲宗紹聖三年四月河北都轉運使吳安持

始奏大河東流御河復出詔委前都水丞李仲提舉
開導徽宗崇寧元年冬詔俟臨同北外都水丞司開
臨清縣堤子口增修御河西堤高三尺并計度西堤
開置斗門決北京恩冀滄州永靜軍積水入御河枯
源明年秋黃河漲入御河行流浸大名府館陶縣敗
廬舍復用夫七千役二十一萬餘工修西堤三月始
畢漲水復壞之政和五年閏正月詔於恩州北增修
御河東堤爲治水隄防令京西路差借來年分溝河
夫千人赴役於是都水使者孟揆移撥十八埽官兵
分地步修築又取棗強上埽水口以下舊堤所管榆

樂音落水
石在濟南
又名鹿地
又名香煤
茶名
淀音殿淺
水

柳爲椿木

塘濼緣邊諸水所聚因以限遼河北屯田司緣邊安
撫司皆掌之而以河北轉運使兼都大制置凡水之
淺深屯田司季申工部其水東起滄州界拒海岸黑
龍港西至乾寧軍沿永濟河合破船淀灰淀方淀爲
一水衡廣一百二十里縱九十里至一百三十里其
深五尺東起乾寧軍西信安軍永濟渠爲一水西合
鵝巢淀陳人淀燕丹淀大光淀孟宗淀爲一水衡廣
一百二十里縱三十里或五十里其深丈餘或六尺
東起信安軍永濟渠西至霸州莫金口合水汶淀得

勝淀下光淀小蘭淀李子淀大蘭淀爲一水衡廣七
十里或十五里或六里其深六尺或七尺東北起霸
州莫金口西南保定軍父母砦合糧料淀迴淀爲一
水衡廣二十七里縱八里其深六尺霸州至保定軍
並塘岸水最淺故咸平景德中契丹南牧以霸州信
安軍爲歸路東南起保安軍西北雄州合百水淀黑
羊淀小蓮花淀爲一水衡廣六十里縱二十五里或
十里其深八尺或九尺東起雄州西至順安軍合大
蓮花淀洛陽淀牛橫淀康池淀疇淀白羊淀爲一水
衡廣七十里縱三十里或四十五里其深一丈或六

尺或七尺東起順安軍西邊吳淀至保州合齊女淀
勞淀爲一水衡廣三十餘里縱百五十里其深一丈
三尺或一丈起安肅廣信軍之南保州西北畜沈苑
河爲塘衡廣三十里縱十里其深五尺淺或三尺曰
沈苑泊自保州西合鷄距泉尚泉爲稻田方田衡廣
十里其深五尺至三尺曰西塘泊自何承矩以黃懋
爲判官始開置屯田築堤儲水爲阻固其後益增廣
之凡並邊諸河若滹沱胡盧永濟等河皆匯于塘天
聖以後相循而不廢仍領于沿邊屯田司而當職之
吏各從其所見或曰有兵將在契丹來云無所事塘

自邊吳淀西望長城口尚百餘里皆山阜高仰水不能至契丹騎馳突得此路足矣塘雖距海亦無所用夫以無用之塘而廢可耕之田則邊穀貴自困之道也不如勿廣以息民爲根本或者則曰河朔幅員二千里地平夷無險阻契丹從西方入放兵大掠由東方而歸我嬰城之不暇其何以禦之自邊吳淀至泥姑海口綿亘七州軍屈曲九百里深不可以舟行淺不可以徒涉雖有勁兵不能度也東有所阻則甲兵之備可以專力于其西矣孰謂無益論者自是分爲兩岐而朝廷以契丹出沒無常阻固終不可以廢也

仁宗明道二年劉平自雄州徙知成德軍奏曰臣嚮爲沿邊安撫使與安撫都監劉志嘗陳備邊之略臣今徙真定路由順安安肅保定州界自邊吳淀望趙曠川長城口乃契丹出入要害之地東西不及一百五十里臣竊恨聖朝七十餘年守邊之臣何可勝數皆不能爲朝廷預設深溝高壘以爲扼塞臣聞太宗朝嘗有建請置方田者今契丹國多事兵荒相繼我乘此以引水植稻爲名開方田隨田塍四面穿溝渠縱廣一丈深二丈鱗次交錯兩溝間屈曲爲徑路才令通步兵引曹河鮑河徐河鷄距泉水注溝中地高

塍音成田
中畦埒也

則用水車汲引灌溉甚便願以劉志知廣信軍與楊
懷敏共主其事數年之後必有成績帝遂密敕平與
懷敏漸建方田侍禁劉宗言又奏請種木于西山之
麓以法榆塞云可以限契丹也後劉平去真定懷敏
猶領屯田司塘日益廣至吞沒民田蕩溺丘墓百姓
始告病乃有盜決以免水患者懷敏奏立法依盜決
堤防律景祐二年懷敏知雄州又請立木爲水則以
限盈縮寶元元年十一月己未河北屯田司言欲於
石塚口導永濟河水以注緣邊塘洎請免所經民田
稅從之時歲旱塘水涸懷敏慮契丹使至測知其實

深乃壅界河水注之塘復如故慶曆二年三月己巳
契丹遣使致書求關南十縣且曰營築長堤填塞隘
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旣潛稔於猜嫌慮難敦於信
睦四月庚辰復書曰營築堤埭開決陂塘昨緣霖潦
之餘大爲衍溢之患旣非疏導當稍繕防豈蘊猜嫌
以虧信睦遼使劉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南朝塘樂何
爲者哉一葦可杭投筭可平不然決其堤十萬土囊
遂可踰矣時議者亦請涸其地以養兵帝問王拱辰
對曰兵事尚說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敵此六符誇言
爾設險守國先王不廢且祖宗所以限遼騎也帝深

然之七月契丹復議和好約兩界河淀已前開畝者
並依舊外自今已後各不添展其見提堰水口逐時
決洩壅塞量差兵夫取便修疊疏導非時霖潦別至
大段漲溢並不在關報之限是歲劉宗言知順安軍
上言屯田司濬塘水漂招賢鄉六千戶五年七月初
與契丹約罷廣兩界塘淀約既定朝廷重生事自是
每邊臣言利害雖聽許必戒之以毋張皇使契丹有
詞而喜懷敏獨治塘益急是月懷敏密奏曰前轉運
使沈遼開七汲口泄塘水臣已亟塞之知順安軍劉
宗言閉五門幘頭港亦赤大渦柳林口漳河水不使

入塘臣已復通之令注白羊淀矣邈宗言朋黨沮事
如此不譴誅無以懲後詔從懷敏奏自今有妄乞改
水口者重責之嘉祐中御史中丞韓絳言宣祖已上
本籍保州懷敏廣塘水侵皇朝遠祖墳地聞詔旨以
錢二百千賜本宗使易葬此虧薄國體尤甚物論駭
嘆願請州縣屏水患而已知雄州趙滋言屯田司當
徐河間築堤斷水塘堤具存可覆視也宜開水竇六
十尺修石限以節之咸可其奏八年河北提點刑獄
張問言視八州軍塘出土爲堤以畜西山之水涉夏
河溢而民田無患亦施行焉神宗熙寧元年正月復

澗者諸水
水所停曰
澗

汾州西河樂灤舊在城東圍四十里歲旱以溉民田
雨以澗水又有蒲魚芟芟之利可給貧民前轉運使
王沿廢爲田人不以爲便至是知雜御史劉述請復
之是歲又遣程昉諭邊臣營治諸灤以備守禦五年
東頭供奉官趙忠政言界河以南至滄州凡二百里
夏秋可徒涉遇冬則冰合無異平地請自滄州東接
海西抵西山植榆柳桑棗數年之間可限契丹然後
施力耕種益出租賦以助邊儲詔程昉察視利害以
聞六年五月帝與王安石論王公設險守國安石曰
周官亦有掌同之官但多侵民田恃以爲國亦非計

也太祖時未有塘泊然契丹莫敢侵軼他日樞密院
官言程昉放滹沱水大懼填淤塘灤失險固之利安
石謂滹沱舊入邊吳淀新入洪城淀均塘灤也何昔
不言而今言乎蓋安石方主昉等故其論如此六年
十二月癸酉命河北同提點制置屯田使閻士良專
興修樸椿口增灌東塘淀灤先是滄州北三堂等塘
灤爲黃河所注其後河改而灤寒程昉嘗請開琵琶
灣引河水而功不成至是士良請堰水絕御河引西
塘水灌之故有是命七年六月丁丑河北沿邊安撫
司上制置沿邊浚陂塘築堤道條式圖請付邊郡屯

田司又言於沿邊軍城植柳蒔麻以備邊用並從之
九年六月高陽關言信安乾寧塘樂昨因不收獨流
決只至今乾涸於是命河北東西路分遣監司視廣
狹淺深具圖本上十年正月甲子詔比修築河北破
缺塘堤收匱水勢其信安軍等處因塘水減涸退出
田土已召人耕佃者復取之元豐三年詔諭邊臣曰
比者契丹出沒不常不可全恃信約以爲萬世之安
况河朔地勢坦平略無險阻殆非前世之比惟是塘
水實爲礙塞卿等當體朕意協力增修自非地勢高
仰人力所不可施者皆在滋廣用謹邊防盖功利近

在目前而不爲良可惜也六年十二月定州路安撫
使韓絳言定州界西自山麓東接塘淀綿地百餘里
可瀦水設險詔以引水灌田陂爲名哲宗元祐中大
臣欲回河東流者皆以北流壞塘樂爲言事見前篇
徽宗大觀二年十二月詔曰瀦水爲塘以備汎濫留
屯管田以實塞下國家設官置吏專總其事州縣習
玩歲久墮壞其令屯田司循祖宗以來塘堤故迹修
治之毋得增益生事大抵河北塘樂東距海西抵廣
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舟故指爲險固之地其後
淤澱乾涸不復開濟官司利於稻田往往洩去積水

自是堤防壞矣

河北諸水有通轉餉者有為方田限遼人者太宗太平興國六年正月遣人作使郝守濬分行河道抵于遼境者皆疏導之又於清苑界開徐河鵝距河五十里入白河自是關南之漕悉通濟焉端拱二年以左諫議大夫陳恕為河北東路招置管田使魏羽為副使右諫議大夫樊知古為河北西路招置管田使索湘為副使欲大興管田也先是自雒州東際于海多積水契丹患之未嘗敢由此路入每歲數擾順安軍議者以為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

稼者如嫁
女以有所
生而名不
為指稻也
則稼其
可賧五稼
故云五稼

漁益樹五稼所以實邊廩而限契丹雍熙後數用兵歧溝君子館敗衄之後河朔之民農桑失業多闕田且戍兵增倍故遣恕等經營之恕密奏戍卒皆惰游仰食縣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執耒耜恐變生不測乃詔止令葺營堡營田之議遂寢淳化二年從河北轉運使請自深州新砦鎮開新河導胡盧河水為一派凡二百里抵常山以通漕運胡盧河源於西山始自冀州新河鎮入深州武疆縣與滹沱河合流其後變徙入大河至神宗熙寧中內侍程昉請開決引水入新河故道詔本路遣官按視永靜軍判官林伸東

光縣令張言舉言新河地形高仰恐害民田昉言地勢最順宜無不便仍復遣劉瓚李植躬考實而瓚等卒如昉言伸等坐貶官四年春詔六宅使何承矩等督戍兵萬八千人自霸州界引滹沱水灌稻爲屯田用實軍廩且爲備禦焉初臨津令黃懋上封事盛稱水田之利乃以承矩洎內供奉官閻承翰殿直張從古同制置河北緣邊屯田事仍以懋爲六理寺丞充屯田判官其所經畫悉如懋奏真宗咸平四年知靜戎軍王能請自姜女廟東決鮑河水北入咸臺淀又自靜戎之東引北注三臺小李村其水溢入長城口

而南又壅使北流而東入于雄州五年順安軍兵馬都監馬濟復請自靜戎軍東擴鮑河開渠入順安軍又自順安軍之西引入威虜軍置水陸營田於渠側濟等言役成可以達糧漕隔遼騎帝許之獨鹽臺淀稍高恐決引非便不從其議因詔莫州部署石普并護其役踰年功畢帝曰普引軍鹽馬村以西開鑿深廣足以張大軍勢若邊城壕溝悉如此則邊人倉卒難馳突而易追襲矣其年河北轉運使耿望開鎮州常山鎮南河水入洩河至趙州有詔褒之三月西京左藏庫使舒知白請於泥姑海口葺口復置海作務

造舟令民入海捕魚因偵平州機事異日王師征討亦可由此進兵以分敵勢先是置船務以近海之民與遼人往還遼人嘗泛舟直入千乘縣亦疑有鄉導之者故廢務至是令轉運使條上利害既而以爲非便罷之景德元年北南都鈐轄閻承翰自嘉山東引唐河三十二里至定州醜而爲渠直蒲陰縣東六十二里會沙河徑邊吳泊遂入于界河以達方舟之漕又引保州趙彬堰徐河水入鷄距泉以息挽舟之役自是朔方之民灌漑饒益大蒙其利矣八月詔滄州乾寧軍謹視斗門水口壅潮水入御河東塘堰以廣

溉廕四年五月知雄州李允則決渠爲水田帝以渠接界河罷之因下詔曰頃修國好聽其盟約不欲生事姑務息民自今邊城止可修葺城壕其餘河道不得輒有濟治大中祥符七年四月涇原都鈐轄曹瑋言渭北有古池連帶山麓今濬爲渠令民導以溉田六月知永興軍陳堯咨導龍首渠入城民庶便之並詔嘉獎天禧末諸州屯田總四千二百餘頃而河北屯田歲收二萬九千四百餘石保州最多逾其半焉江淮兩浙承僞制皆有屯田克復後多賦與民輸租第存其名在河北者雖有其實而歲入無幾利在畜

水以限遼騎而已仁宗天聖四年閏五月陝西轉運使王博文等言準敕相度開治解州安邑縣至白家塲永豐渠行舟運鹽經久不至勞民按此渠自後魏正治二年都水校尉元清引平坑水西入黃河以運鹽故號永豐渠周齊之間渠遂廢絕隋大業中都水監姚暹決堰濬渠自陝郊西入解縣民賴其利及唐末至五代亂離迄今湮沒水甚淺涸舟楫不行詔三司相度以聞神宗即位志在富國故以劭農為先熙寧元年六月詔諸路監司比歲所在陂塘堙沒瀕江圩捍浸壞沃壤不得耕宜訪其可興者勸民興之具

所增田畝稅賦以聞二年十月權三司使吳充言前宜城令朱紘治平間修復木渠不費公家束薪斗粟而民樂趨之渠成溉田六千餘頃數邑蒙其利詔遷紘大理寺丞知比陽縣或云紘之木渠統山度溪以行水數動民而終無功十一月制置三司條例司具農田利害條約詔頒諸路凡有能知土地所宜種植之法及修復陂湖河港或无無陂塘圩捍堤堰溝洫而可以創修或水利可及衆而為人所擅有或田去河港不遠為地界所隔可以均濟流通者縣有廢田曠土可糾合興修大川溝瀆淺塞荒穢合行濬導及

陂塘堰埭可以取水灌溉若廢壞可興治者各述所見編為圖籍上之有司其土田迫大川數經水害或地勢汗下雨潦所鍾要在修築圩埧堤防之類以障水澇或疏導溝洫畎澮以泄積水縣不能辦州為遣官事關數州具奏取旨民修水利許貸常平錢穀給用初條例司奏遣劉晏等八人行天下相視農田水利又下諸路轉運司各條上利害又詔諸路各置相度農田水利官至是以條約頒焉秘書丞侯叔獻言汴岸沃壤千里而夾河公私廢田略計二萬餘頃多用牧馬計馬而牧不過用地之半則是萬有餘頃常

為不耕之地觀其地勢利於行水欲於汴河兩岸置斗門泄其餘水分為支渠及引京索河并三十六陂以灌溉田詔叔獻提舉開封府界常平使行之而以著作佐郎楊汲同提舉叔獻又引汴水淤田而祥符中牟之民大被水患都水監或以為非三年三月帝謂王安石韓絳曰都水沮壞淤田者以侵其職事爾安石曰必欲任屬當以楊汲為都水監今每事稟於沈立張鞏何能辦集七月帝聞淤田多浸民田稼屋宇令內侍馮宗道往視宗道以說者為妄八月叔獻汲並權都水監丞提舉沿汴淤田九月戊申遣殿中

丞陳世脩乘驛經度陳潁州八丈溝故迹初世脩言陳州項城縣界蔡河東岸有八丈溝或斷或續迤邐東去由潁及壽綿亘三百五十餘里乞因其故道量加濬治興復大江次河射虎流龍百尺等陂塘導水行溝中碁布灌溉俾數百里復爲稻田則其利百倍繪圖來上帝意向之王安石曰世脩言引水事即可試八丈溝新河則不然昔鄧艾不賴蔡河漕運故能并水東下大興水田厥後旣分水以注蔡河又有新脩牖以限之與昔不同惟無所用水即水可并而溝可復矣故先命世脩相度四年三月帝語侍臣中人

視麥者言淤田甚佳有未淤不可耕之地一望數百里獨樞密院以淤田無益謂其薄如餅安石曰就令薄固可再淤厚而後止是月帝以慶州軍亂召執政對資政殿馮京曰府界旣淤田又行免役作保甲人極勞弊帝曰淤田於百姓何苦聞土細如麩王安石曰慶卒之變陛下盱食大臣宜於此時共圖消弭乃合爲浮議歸咎淤田保甲了不相關此非待至明而後察也十月前知襄州光祿卿史炤言開脩古淳河一百六里灌田六千六百餘頃脩治陂堰民已獲利慮州縣遽欲增稅詔三司應興脩水利墾開荒梗毋

增稅五年二月侯叔獻等言民願買官淤田者七十餘戶已分赤淤花淤等及定其直各有差仍於次年起稅若願增錢者不以投狀先後給之五月御史張商英言嘗聞獻議者請開鄧州穰縣永國渠引湍河水灌溉民田失邵信臣故道鑿焦家莊地勢偏仰水不通流詔京西路覆實遣程昉領其事昉剗河去疏土築爲巨堰水行再歲會霖雨谿谷合流大漲堰下土䟽惡莫能禦由此廢不復治閏七月程昉奏引漳洛河淤地凡二千四百餘頃帝曰灌溉之利農事大本但陝西河東民素不習此苟享其利後必樂趨三

白渠爲利尤大有舊跡可極力修治凡䟽積水湏自下流開導則畝澮易治書所謂濬畝澮距川是也時人人爭言水利提舉京西常平陳世修乞於唐州引淮水入東西邵渠灌注九子等十五陂溉田二百里提舉陝西常平沈披乞復京兆府武功縣古迹六門堰於石渠南二百步傍爲土洞以木爲門回改河流溉田三百四十里六抵迂濶少效披坐前爲兩浙提舉開常州五瀉堰不當法寺論之至是降一官十一月陝西提舉常平楊鏊議修鄭白渠詔都水丞周良孺相視乃自石門堰淫水開新渠至三限只以合白

堯者光
陌也

渠王安石請備常平息錢勸民興作帝曰縱用內帑
錢亦何惜也六年三月程昉言得共城縣舊河槽若
疏導入三渡河可灌西坑稻田從之五月詔諸創置
水磴碾碓妨灌溉民田者以違制論命贊善大夫蔡
曠修水興軍白渠八月程昉欲引水淤漳旁地主安
石以為長利湏及冬乃可經畫九月丙辰賜侯叔獻
楊汲府界淤田各十頃十月命叔獻理提點刑獄資
序周良孺與升一任皆實淤田之勞也陽武縣民邢
晏等三百六十四戶言田沙鹹瘠薄乞淤溉候淤深
一尺計畝輸錢以助墾修詔與淤溉勿輸錢十二月

河北提舉常正韓宗師論程昉十六罪盛陶亦言昉
帝以問安石安石請令昉宗師及京東轉運司各差
官同考實以聞還奏得良田萬頃又淤四千餘頃於
是進呈宗師疏在言昉奏百姓乞淤田實未嘗乞帝
曰此小失何罪但不知淤田如何爾安石曰今檢到
好田萬頃又淤田四千餘頃陛下以為不知臣實未
喻帝曰昉修漳河每歲決修漳沱又無下尾安石
力為辨說已而宗師與昉皆放罪他日帝論唐太宗
能受諫安石因言陛下判功罪不及太宗如程昉開
閉四河除漳河黃河外尚有溉淤及退出田四萬餘

頃自秦以來水利之功未有及此止轉一官又令與韓宗師同放罪臣恐後世有以議聖德安石佑昉大率類此是時原武等縣民因淤田壞廬舍墳墓妨秋稼相率詣闕訴使者聞之急責縣令追呼將杖之民謬云詣闕謝耳使者因為民謝表遣二使詣鼓院投之安石大喜久之帝始知雍丘等縣淤田清水頗害民田詔提舉常平官視民耕地蠲稅一料樞密院奏淤田役兵多死每一指揮僅存軍員數人下提點司密究其事提點司言死者數不及三釐七年正月程昉言滄州增修西流河堤引黃河水淤田種稻增

灌塘泊并深州開引滹沱水淤田及開回胡盧河并回滹沱河下尾六月金州西城縣民葛德出私財修長樂堰引水灌溉鄉戶土田授本州司士參軍八月甲戌詔司農寺具所興修農田水利次第九月又詔籍所興水利自今遣使體訪其不實不當者案驗以聞從侍御史張琥請也十一月壬寅知諫院鄧閏甫言淤田司引河水於酸棗陽武縣田已役夫四五十萬後以地下難淤而止相度官吏初不審議妄興夫役乞加絀罰詔開封劾元檢計按覆官丁未同知諫院范百祿言向者都水監丞王孝先獻議於同州朝

邑縣界畎黃河淤安昌等處鹺地及放河水而鹹地
高原不能及乃灌注朝邑縣長豐鄉永豐等十社千
九百戶秋苗田三百六十餘頃詔蠲被水戶夏稅是
歲知耀州閻充國募流民治漆水堤八年正月程昉
言開滹沱胡盧河直河淤田等部役官吏勞績別爲
三等乞推恩從之三月庚戌發京東常平米募饑民
修水利四月管轄京東淤田李孝寬言蔡山漲水甚
濁乞開四斗門引以淤田權罷漕運再旬從之深州
靜安令任迪乞俟來年刈麥畢全放滹沱胡盧兩河
又引永靜軍雙陵口河水淤溉南北岸田二萬七千
餘頃河北安撫副使沈披請治保州東南沿邊陸地
爲水田皆從之閏四月丁未提點秦鳳等路刑獄鄭
民憲請於熙州南關以南開渠堰堰引洮水並東山
直北道下至北關井自通遠軍熟羊峇導渭河至軍
溉田詔民憲經度如可作陂即募京西江南陂匠以
往五月乙酉右班殿直幹當修內司楊琰言開封陳
留咸平三縣種稻乞於陳留界舊汴河下口因新舊
二堤之間修築水塘用碎甃築虛堤五共以來取汴
河清水入塘灌溉從之七月江寧府上元縣主簿韓
安厚引水溉田二千七百餘頃遷光祿寺丞太原府

草澤史守一修晉祠水利溉田六百餘頃八月知河中府陸經奏管下淤官私田約二千餘頃下司農覆實九月癸未提舉出賣解鹽張景溫言陳留等八縣鹺地可引黃汴河水淤溉詔次年差夫十二月癸丑侯叔獻言劉瑾相度淮南合興修水利僅十萬餘頃皆並運河乞候開河畢工以水利司錢募民修築圩埠九年八月程師孟言河東多土山高下旁有川谷每春夏大雨衆水合流濁如黃河礮山水俗謂之天河水可以淤田絳州正平縣南董村旁有馬壁谷水嘗誘民置地開渠淤瘠田五百餘頃其餘州縣有天

河水及泉源處亦開渠築堰凡九州二十六縣新舊之田皆爲沃壤嘉祐五年畢功續成水利圖經二卷迨今十七年矣聞南董村田畝舊直三兩千收穀五七斗自灌淤後其直三倍所收至三兩石今臣權領都水淤田竊見累歲淤京東西鹹鹵之地盡成膏腴爲利極大尚慮河東猶有荒瘠之田可引大河淤溉者於是遣都水監丞耿琬淤河東路田十年六月師孟琬引河水淤京東西沿汴田九千餘頃七月前權提點開封府界劉淑奏淤田八千七百餘頃三人皆減磨勘年以賞之九月入內內侍省都知張茂則言河

北東西路夏秋霖雨諸河決溢占壓民田詔委官開
畝元豐元年二月都大提舉淤田司言京東西淤官
私瘠地五千八百餘頃乞差使臣管幹許之四月詔
闢廢田興水利建立堤防修貼圩埠之類民力不給
者許貸常平錢穀六月京東路體量安撫黃廉言梁
山張澤兩灤十數年來淤澱每歲汎浸近城民田乞
自張澤灤下流濬至濱州可泄壅滯從之十二月壬
申二府奏事語及淤田之利帝曰大河源深流長皆
山川膏腴滲漉故灌溉民田可以變斥鹵而爲肥沃
朕取淤土親嘗極爲潤腴二年導洛通汴六月罷沿

汴淤田司十二月辛酉置提舉定州路水利司三年
知維州楊采開白浪河哲宗元祐以後朝廷方務省
事水利亦浸緩矣四年二月甲辰詔瀕河州縣積水
占田在任官能爲民溝畝疏導退出良田百頃至千
頃以上者遞賞之功利大者取特旨四年六月乙丑
知陳州胡宗愈言本州地勢卑下秋夏之間許蔡汝
鄧西京及開封諸處大雨則諸河之水並由陳州沙
河蔡河同入潁河不能容受故境內瀦爲陂澤今沙
河合入潁河處有古八丈溝可以開濬分決蔡河之
水自爲一支由潁壽界直入于淮則沙河之水雖甚

汹涌不能壅遏詔可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庚辰赦書略曰熙寧元豐中諸路專置提舉官兼領農田水利應民田堤防灌溉之利莫不修舉近多因循廢弛慮歲久日更隳壞命典者以時檢舉推行崇寧二年三月宰臣蔡京言熙寧初修水土之政元祐例多廢弛紹復先烈當在今日如荒閑可耕瘠鹵可腴陸可爲水水可爲陸陂塘可修灌溉可復積潦可洩圩埤可興許民具陳利害或官爲借貸或自備功力或從官辦集如能興修依格酬獎事功顯著優與推恩從之三年十月臣僚言元豐官制水之政今詳立

法之意非徒爲穿塞開導修舉目前而已凡天下水利皆在所掌在今尤急者如浙右積水比連震澤未有歸宿此最宜講明而未之及者也願推廣元豐修明水政條具以聞從之

岷江水發源處古導江今爲永康軍漢史所謂秦蜀守李冰始鑿離堆辟沫水之害是也沫水出蜀西徼外今陽山江大皂江皆爲沫水入于西川始嘉眉蜀益間夏潦洋溢必有潰暴衝決可畏之患自鑿離堆以分其勢一派南流于成都以合岷江一派由永康至瀘州以合大江一派入東川而後西川沫水之害

減而耕桑之利溥矣。皂江支流迤北曰都江，口置大堰，疏北流爲三，曰外應、溉永康之導江、成都之新繁而達于懷安之金堂。東北曰三石洞，溉導江與彭之九隴、崇寧、濛陽而達于漢之雒。東南曰馬騎，溉導江與彭之崇寧、成都之郫、溫江、新都、新繁、成都、華陽。三流而下，派別支分，不可悉紀。其大者十有四，自外應而分曰保堂、曰倉門、自三石洞曰將軍橋、曰灌田、曰雒源、自馬騎曰石址、曰豉、曰道溪、曰東穴、曰投龍。曰北曰樽，下曰玉徙，而石渠之水則自離堆別而東，與上下馬騎、乾溪合，凡爲堰九，曰李光、曰膺村、曰百

丈，曰石門，曰廣濟，曰頤，上曰弱水，曰濟，曰導，皆以隄攝北流，注之東而防其決。離堆之南，實支流故道，以竹籠石爲大隄，凡七壘，如象鼻狀，以捍之。離堆之趾，舊鑿石爲水澤，則盈一尺，至十而止水，及六則流始足用。過則從侍郎堰減水，河泄而歸于江。歲作侍郎堰，必以竹爲繩，自北引而南，準水則第四以爲高下之度。江道旣分水，復湍暴沙石，田委多成灘，積歲暮水落，築隄壅水上流。春正月，則役工濬治，謂之穿淘。元祐間，差憲臣提舉，守臣提督，通判提轄，縣各置籍。凡堰高下，闊狹淺深，以至灌溉頃畝，夫役工料及監

臨官吏皆注於籍歲終計效賞如格政和四年又因臣僚之請檢計脩作不能如式以致決壞者罰亦如之大觀二年七月詔曰蜀江之利置堰溉田旱則引灌澇則疏導故無水旱然歲計脩堰之費敷調於民工作之人並緣為姦濱江之民困於騷動自今如敢妄有檢計大為工費所剩坐贓論入已準自盜法許人告興元府褒斜谷口古有六堰澆溉民田頃畝浩瀚每春首隨食水戶田畝多寡均出夫力脩葺後經靖康之亂民力不足夏月暴水衝損堰身紹興二十二年利州東路帥臣楊庚奏謂若全資水戶脩理農

忙之時恐致重困欲過夏月於見屯將兵內差不入隊人併力修治庶幾便民從之興元府山河堰灌漑甚廣世傳為漢蕭何所作嘉祐中史舉常平史燾奏上堰法獲降敕書刻石堰上詔中興以來戶口凋疎堰事荒廢累增葺葺旋即決壞乾道七年遂委御前諸軍統制吳玘經理發卒萬人助役盡修六堰澆大小渠六十五復見古跡並用水工準法修定凡澆南鄭褒城田二十三萬餘畝昔之瘠薄今為膏腴四川宣撫王夔表稱吳宣力最多詔書褒美焉

志卷第四十八

志卷第四十九

宋史九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講官都總裁臣脫脫等奉勅修

河渠六

東南諸水上

開寶間議征江南詔用京西轉運使李符之策發和州丁夫及鄉兵凡數萬人鑿橫江渠於歷陽令符督其役渠成以通漕運而軍用無闕八年知瓊州李易上言州南五里有度靈塘開修渠堰溉水田三百餘頃居民賴之初楚州北山陽灣尤迅急多有沈溺之患雍熙中轉運使劉蟠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未

克而受代喬維岳繼之開河自楚州至淮陰凡六十
里舟行便之天禧元年知昇州丁謂言城北有後湖
往時歲旱水竭給爲民田凡七十六頃出租錢數百
萬陰溉之利遂廢令欲改田除租迹舊制復治岸畔
疏爲塘陂以畜水使負郭無旱歲廣植蒲茨養魚鱸
縱貧民漁采又明州請免濠池及慈溪鄞縣陂湖年
課許民射利詔並從之二年江淮發運使賈宗言諸
路歲漕自真陽入淮汴歷堰者五糧載煩於剝卸民
力罷於牽挽官私船艦由此速壞今議開揚州古河
繚城南接運渠毀龍舟新興茱萸三堰鑿近堰漕路

以均水勢歲省官費十數萬功利甚厚詔屯田郎中
梁楚閤門祗候李居中按視以爲當然明年役旣成
而水注新河與三堰平漕船無阻公私大便四年淮
南勸農使王貫之導海州石閘堰水入漣水軍溉民
田知定遠縣江澤知江陰軍崔立率民修廢塘濬古
港以灌高仰之地並賜詔獎焉神宗熙寧元年十月
詔杭之長安秀之杉青常之望亭三堰監護使臣並
以管幹河塘繫銜當同所屬令佐巡視修固以時啓
閉從提舉兩浙開修河渠胡准之請也二年三月甲
申先是凌民贍建議廢呂城堰又卽望亭堰置牓而

不用及因濬河隳敗古涇函石牖石礎河流益阻百姓勞弊至是民瞻等貶降有差六年五月杭州於潛縣令郝亶言蘇州環湖地卑多水沿海地高多旱故古人治水之迹縱則有溝橫則有塘又有門堰涇瀝而棊布之今總二百六十餘所欲略循古人之法七里爲一縱浦十里爲一橫塘又因出土以爲堤岸度用夫二十萬水治高田旱治下澤不過三年蘇之田畢治矣十一月命亶興修水利然措置乖方民多愁怨僅及一年遂罷兩浙工役又數月中書檢正沈括復言瀕西涇浜淺涸當濬瀕東堤防川瀆堙沒當修

請下司農貸緡募役從之仍命括相度兩浙水利九年正月壬午劉瑾言揚州江都縣古鹽河高郵縣陳公塘等湖天長縣白馬塘沛塘楚州寶應縣泥港射馬港山陽縣渡塘溝龍興浦淮陰縣青州澗宿州虹縣萬安湖小河壽州安豐縣芍陂等可興置欲令逐路轉運司選官覆按從之元豐五年九月淮南監司言舒州近城有大澤出瀟山注北門外比者暴雨漂居民知州楊希元築捍水堤千一百五十丈置洩水斗門二遂免淫潦入城之患並璽書獎諭六年正月戊辰開龜山運河二月乙未告成長五十七里閏十

嘉靖丙辰年

宋史志卷第四十九

三

監生谷有恒刊

通下為句
通者作在

五丈深一丈五尺初發運使許元自淮陰開新河屬之洪澤避長淮之險凡四十九里久而淺澀熙寧四年皮公弼請復濬治起十一月壬寅盡明年正月丁酉而畢人便之至是發運使羅拯復欲自洪澤而上鑿龜山裏河以達于淮帝深然之會發運使蔣之奇入對建言止有清汴下有洪澤而風浪之險止百里淮適歲溺公私之載不可計凡諸道轉輸涉湖行江已數千里而覆敗於此百里間良為可惜宜自龜山蛇浦下屬洪澤鑿左助為複河取淮為源不置堰牐可免風濤覆溺之患帝遣都水監丞陳祐甫經度祐

甫言往年田棊任淮南提刑嘗言開河之利其後淮陰至洪澤竟開新河獨洪澤以上未克興役今既不

用牐蓄水惟隨淮而高下開深河底引淮通流形勢為便但工費浩大帝曰費雖大利亦博矣祐甫曰異時淮中歲失百七十艘若捐數年所損之費足濟此役帝曰損費尚小如人命何乃調夫十萬開治既成命之奇撰記刻石龜山後至建中靖國初之奇同知樞密院奏淮水浸淫衝刷堤岸漸成墊缺請下發運司及時修築自是歲以為常是年將作監主簿李湜言鼎澧等州宜開溝洫置斗門以便民田詔措置以

也 葑蔓著

聞七年十月濬真楚運河哲宗元祐四年知潤州林希奏復呂城堰置上下牐以時啓閉其後京口瓜洲犇牛皆置牐是歲知杭州蘇軾濬茆山鹽橋二河分受江湖及西湖水造堰牐以時啓閉初杭近海患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導西湖作六井民以足用及白居易復濬西湖引水入運河復引漑田千頃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後廢而不理至是葑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運河失湖水之利取給於江湖潮水淤河泛溢闌閘三年一濬為市井大患故六井亦幾廢軾既濬二河復以餘力全六井民獲其利十二月

京東轉運司言清河與江浙淮南諸路相通因徐州呂梁百步兩洪湍淺險惡多壞舟楫由是水手牛驢擗戶盤剝人等邀阻百端商賈不行朝廷已委齊州通判滕希靖知常州晉陵縣趙竦度地勢穿鑿今若開修月河石堤上下置牐以時開閉通放舟船實為長利乞遣使監督興修從之紹聖二年詔武進丹陽丹徒縣界沿河堤岸及石礎石木溝並委令佐檢察修護勸誘食利人戶修葺任滿稽其勤惰而賞罰之從工部之請也四年四月水部員外郎趙竦請濬十八里河令買種民相度呂梁百步洪添移水磨詔發

運并轉運司同視利害以聞元符元年正月知潤州王愈建言呂城牐常宜車水入澳灌注牐身以濟舟若舟咎至而力不給許量差牽駕兵卒併力為之監官任滿水無走泄者賞水未應而輒開牐者罰守貳令佐常覺察之詔可三月甲寅工部言淮南開河所開修楚州支家河導漣水與淮通賜名通漣河二年閏九月潤州京口常州犇牛澳牐畢工先是兩浙轉運判官曾孝蘊獻澳牐利害因命孝蘊提舉興修仍相度立啓閉日限之法三年二月詔蘇湖秀州凡開治運河港浦溝瀆修疊堤岸開置斗門水堰等許役

開江兵卒徽宗崇寧元年十二月置提舉淮浙澳牐司官一員掌杭州至揚州瓜州澳牐凡沿河潤杭秀揚州新舊等牐通治之崇寧二年初通直郎陳仲方別議濬吳松江自大通浦入海計工二百二十二萬七千有奇為緡錢羅斛十八萬三千六百員乙酉嘗官十員朝廷下兩浙監司詳議監司以為可行時又開青龍江役夫不勝其勞而提舉常平徐確謂三州開江兵卒千四百人使臣二人請就令護察已開之江遏潮沙淤幾隨即開淘若他役者以違制論確與監司往往被賞人以為濫十二月詔淮南開修通明河

有真廟宣化鎮江口至泗州淮河口五年旱明年三月詔曰昨一斷水災委言謂天開河而總領無法後人暴露飲食失所疾病死亡者衆水仍為害未嘗究實按罪及家推賞何以嚴震百姓怨咨乃下本路提刑司體量提刑司言開濬共發膏龍江後共五萬死者千一百六十二人費錢米十六萬九千三百四十一貫石積水至今未絕於元初度官轉運副使劉何等皆坐敗降四年正月以金部員外郎流延嗣提舉開修青草洞庭百河大元初元年五月中書舍人許光凝奏臣向在淮東聞謂民受膏謂欲去水害

右開江濟浦蓋太湖在諸郡間必導之海然後水有所歸自大湖距海有三任有諸浦能疏滌江浦除水患猶及掌耳今境內積水視去歲損二尺視前歲損四尺良由初開具松江繼濬八浦之力也吳人謂開一江有一江之利濬一浦有一浦之利願委本路監司與諸曉水勢精彊之吏編緝江浦詳究利害假以歲月先為之備然後興夫調後可使公無費財而歲供常足人不乏勞而民食不匱是一舉而獲萬世之利也詔吳擇仁相度以聞開江之議復興矣十一月詔曰禹貢三江既道漕運底定今三江之名既委其

所水不趨海故蘇湖被患其委本路監司選擇能員
檢核古迹循導使之趨下并相度好岸以聞於是復
詔陳仲方為發運司屬官專相度蘇州積水二年八
月詔常潤歲旱河淺留滯運船監司督言濬治三年
兩浙監司言承詔案古迹道積水今請開濶吳越六
復置十二滸其餘浦施溝濬運河之類以次增修若
田被水圍勸民自行修治章下工部工部謂今新具
三江或非禹迹又吳松江散漫不可開河泄水遂命
諸司再相度以聞四年八月臣僚言有司以練湖賜
茅山道觀緣潤州田多高仰及運渠夾岡水淺易涸

江蘇州鎮

賴湖以濟請別用天荒江漲沙田賜之仍令提舉當
平官考求前人規畫修築從之十月六部言乞如兩
浙常平司奏專委守令籍古湖承之地立堤防之限
俾公私毋得侵占九民田不近水者略依周官遂人
稽人溝防之制使合衆力而為之詔可却元年知
陳州霍端友言陳地汀下久雨則積水盈溢比疏新
河八百里而去淮尚遠水不時淤積請益開二百里起
西華循苑立入項城以達于淮從之政和元年十月
詔蘇湖秀三州治水利立好岸其三費許給越州鑑
湖租賦已而升蘇州為平江府潤州為鎮江府二年

宗慶九年

卷四十九

江蘇州鎮

七月六日部尚書張閱言臣昨守杭甬聞錢塘江自元豐六年泛溢之後潮汛往來率無寧歲而近年水勢稍改自海門通潮山即回薄嚴門白石一帶先是壞民田及鹽直餘地東西三十餘里南北二十餘里江東即仁和等處及三里北趨亦率廢只二十里運河正北臨平下塘西入蘇秀若失障禦恐他日數十里膏腴平陸皆漬于江下塘田廬莫能自保運河中絕有害漕道詔亟修築之四年二月工部言前太平州判官盧宗原請開修自江州至真州古來河道湮塞者凡七處以成運河入浙西一百五十里可避一千

六百里大江風濤之患又可就土興築自古江水漫沒膏腴田自三百頃至萬頃者凡九所計四萬二千餘頃其三百頃以下者又過之乞依宗原任太平州判官日已興政和好田例召人戶自備財力興修詔沈鏐等相度措置六年閏正月以杭州李偃言湯村嚴門白石等處並錢塘江通大海日受兩潮漸致侵畝乞依六和寺岸用石砌壘乃命觀觀總督治八月詔鎮江府傍臨大江無港澳以容舟楫三年間覆溺五百餘艘聞西有舊河可避風濤歲久湮廢宜令發導司濬治是年詔曰聞平江三十六浦內自昔置岸

來蓄水灌溉及通舟楫望令打量官按其地名丈尺
四至並鑄之石從之三月趙霖坐增修水利不當降
兩官六月詔曰趙霖興修水利能募被水艱食之民
凡役工二百七十八萬二千四百有奇開一江一港
四浦五十八瀆已見成績進直徽猷閣仍復所降兩
官宣和二年九月以真揚等州運河淺澀委陳亨伯
措置三年春詔發運副使趙億以車畎水運河限三
月中三十綱到京官者李琮言真州乃外江綱運會
集要口以運河淺澀故不能速發按南岸有泄水斗
門八去江不滿一里欲開斗門河身去江十丈築軟

引江潮入河然後倍用人工車畎以助運水從之
四月詔曰江淮漕運尚矣春秋時吳穿邗溝東北通
射陽湖西北至末口漢吳王濞開邗溝通運海陵隋
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雍熙中轉運使劉蟠以
山陽灣迅急始開沙河以避險阻天禧中發運使賈
宗始開揚州古河繚城南接運渠毀三堰以均水勢
今運河歲淺澀當詢訪故道及今河形勢與陂塘瀦
水之地講究措置悠久之利以濟不通可令發運使
陳亨伯內侍譚稹條具措置以聞六月臣僚言比緣
淮南運河水澀逾半歲禁網舟篙工附載私物今河

水增漲其令如舊初淮南連歲旱漕運不通揚州尤甚詔中使按視欲濬運河與江淮平會兩浙有方臘之亂內侍童貫為宣撫使譚稹為制置使貫欲海運陸輦稹欲開一河自貽賄出宣化朝廷下發運司相度陳亨伯遣其屬向子諲視之子諲曰運河高江淮數丈自江至淮凡數百里人力難濬昔唐李吉甫廢牐置堰治陂塘泄有餘防不足漕運通流發運使劉孝蘊嚴三日一啓之制復作歸水澳情水如今比年行直達之法去茶鹽之利且應奉權倖朝夕經由或啓或閉不暇歸水又頃毀初宗牐自法宗至召伯數

百里不爲之節故山陽上下不通欲抹其弊宜於真州太子港作一壩以復懷子河故道於瓜洲河口作一壩以復龍舟堰於海陵河口作一壩以復茱萸待賢堰使諸塘水不爲瓜洲真泰三河所分於朶神相近作一壩權閉滿浦牐復朝宗牐則上下無壅矣亨伯用其言是後滯舟皆通利云三年二月詔越之鑑湖明之廣德湖自措置爲田下流堙塞有妨灌溉致失常賦又多爲權勢所占兩州被害民以流徙宜令陳亨伯究實如租稅過重即裁爲中制應妨下流灌溉者並弛以予民五年三月詔呂城至鎮江運河淺

澀狹隘監司坐視無所施設兩浙專委王復淮南專委向子諲同發運使呂滄措置車水通濟舟運四月又命王仲閔同廉訪劉仲元漕臣孟庾專往來措置常潤運河又詔東南六路諸牐啓閉有時比聞綱舟及命官妄稱專承指揮抑令非時啓版走泄河水妨滯綱運誤中都歲計其禁止之五月詔以運河淺涸官吏互執所見州縣莫知所從其令發運司提舉等官同廉訪使者參訂經久利便列奏是月臣僚言鎮江府練湖與新豐塘地理相接八百餘頃灌溉四縣民田又湖水一寸益漕河一尺其來久矣今堤岸損

缺不能貯水乞候農隙次第補葺詔本路漕臣并本州縣官詳度利害檢計工料以聞六年九月盧宗原復言池州大江乃上流綱運所經其東岸皆暗石多至二十餘處西岸則沙洲廣二百餘里諺云拆船灣言舟至此必毀拆也今東岸有車軸河口沙地四百餘里若開通入杜湖使舟經平水徑池口可避二百里風濤拆船之險請措置開修從之七年九月丙子又詔宗原措置開濬江東古河自蕪湖由宣溪溧水至鎮江渡揚子趨淮汴免六百里江行之險並從之靖康元年三月丁卯臣僚言東南瀕江海水易泄而

多旱歷代皆有陂湖蓄水祥符慶曆間民始盜陂湖
爲田後復田爲湖近年以來復廢爲田雨則澇旱則
涸民久承佃所收租稅無計可脫悉歸御前而漕司
之常賦有虧民之失業無筭可乞盡括東南廢湖爲
田者復以爲湖庶幾凋瘵之民稍復故業詔相度利
害聞奏八月辛丑戶部言命官在任興修農田水利
依元豐賞格千頃以上該第一等轉一官下至百頃
皆等第酬獎紹聖亦如之緣政和續附常平格千頃
增立轉兩官減磨勘三年實爲太優詔依元豐紹聖舊格
志卷第四十九

志卷第五十

宋史九十七

開禧僞言在國錄軍事前書丞相穆瓘領經筵事都總裁
脫脫等奉

勅

河渠七

東南諸水下

淮郡諸水紹興初以金兵蹂踐淮南猶未退師四年
詔燒毀揚州灣頭港口牐泰州姜堰通州白蒲堰其
餘諸堰並令守臣開決焚毀務要不通敵船又詔宣
撫司毀拆真陽堰牐及真州陳公塘無令走入運河
以資敵用五年正月詔淮南宣撫司募民開濬瓜州
至淮口運河淺澀之處乾道二年以和州守臣言開

鑿姥下河東接大江防捍敵人檢制盜賊六年淮東
提舉徐子寅言淮東鹽課全仰河流通快近運河淺
澀自揚州灣頭港口至鎮西山光寺前橋梁頭計四
百八十五丈乞發五千餘卒開濬從之七年二月詔
令淮南漕臣自洪澤至龜山淺澀之處如法開撩淳
熙三年四月詔築泰州月堰以遏潮水從守臣張子
正請也八年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趙伯昌言通
州楚州沿海舊有捍海堰東距大海北接鹽城袤一
百四十二里始自唐黜陟使李承實所建遮護民田
屏蔽鹽竈其功甚大歷時既久頽圯不存至本朝天

聖改元范仲淹爲泰州西溪鹽官日風潮泛溢湔沒
田產毀壞亭竈有請于朝調四萬餘夫修築三旬畢
工遂使海瀕沮如馮鹵之地化爲良田民得奠居至
今賴之自後寢失修治纔遇風潮怒盛卽有衝決之
患自宣和紹興以來屢被其害阡陌洗蕩廬舍漂流
人畜喪亡不可勝數每一修築必請朝廷大興工役
然後可辦望令淮東常平茶鹽司今後捍海堰如有
塌損隨時修葺務要堅固可以經久從之九年淮南
漕臣錢冲之言真州之東二十里有陳公塘乃漢陳
登濬源爲塘用救旱饑大中祥符間江淮制置發還

置司真州歲藉此塘灌注長河流通漕運其塘周回
百里東西北三面倚山爲岸其南帶東則係前人築
疊成堤以受啓閉廢壞歲久見有古來基趾可以修
築爲旱乾旣田之備凡諸場塩綱糧食漕運使命往
還舟艦皆仰之以通濟其利甚博本司自發卒貼築
周回塘岸建置斗門石礎各一所乞於揚子縣尉階
銜內帶無主管陳公塘六字或有損壞隨時補築庶
幾久遠責有所歸十二年和州守臣請於千秋澗置
斗門以防麻澧湖水流入大江遇歲旱灌溉田疇實
爲民利十四年揚州守臣熊飛言揚州運河惟藉瓜

州真州兩牐豬積今河水走泄緣瓜州上中二牐久
不修治獨潮牐一坐轉運提鹽及本州共行修整然
迫近江潮水勢衝激易致損壞真州二牐亦復損漏
令有司葺理上下二牐以防走泄從之紹熙五年淮
東提舉陳損之言高郵楚州之間陂湖渺漫交封彌
浦宜剏立堤堰以爲豬泄庶幾永不至於泛溢旱不
至於乾涸乞典築自揚州江都縣至楚州淮陰縣三
百六十里又自高郵興化至塩城縣二百四十里其
隄岸傍開一新河以通舟船仍存舊堤以捍風渡栽
柳十餘萬株數年後隄岸亦牢其木亦可備修補之

用兼揚州墟鎮舊有隄牒乃泰州地水之處其牒壞
久亦於此初立斗門一引盱眙天長以來衆湖之水
起自揚州江都經由高郵及楚州寶應山陽北至淮
陰西達于淮又自高郵入興化東至鹽城而極於海
又泰州海陵南至揚州泰興而徹于江共爲石礎十
三斗門七乞以紹熙堰爲名饒諸堅名准田多沮洳
因損之築提捍之得良田數百萬頃奏聞除直秘閣
淮南轉運判官

泚江東大海日受兩潮梁開平中錢武肅王始築捍
海塘在候潮門外潮水晝夜衝激版築不就因命彊

弩數百以射潮頭又致禱胥山祠旣而潮避錢塘東
擊西陵遂造竹器積巨石植以大木堤岸旣固民居
乃奠逮宋大中祥符五年杭州言泚江擊西北岸益
壞稍通州城居民危之卽遣使者同知杭州戚綸轉
運使陳堯佐畫防捍之策綸等因率兵力籍梢槌以
護其衝七年綸等旣罷去發運使李溥內供奉官盧
守勲經度以爲非便請復用錢氏舊法實石於竹籠
倚疊爲岸固以椿木環亘可七里斬材役工凡數百
萬踰年乃成而鈎末壁立以捍潮勢雖湍湧數丈不
能爲害至景祐中以泚江石塘積久不治人患墊溺

工部郎中張夏出使因置捍江兵士五指揮專採石
 修塘隨損隨治衆賴以安邦人爲之立祠朝廷嘉其
 功封寧江侯及高宗紹興末以錢塘石岸毀裂潮水
 漂漲民不安居令轉運司同臨安府修築孝宗乾道
 九年錢塘廟子灣一帶石岸復毀於怒潮詔令臨安
 府築填江岸增砌石塘淳熙改元復令有司自今江
 岸衝損以乾道修治爲法理宗寶祐二年十二月監
 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陳大方言江潮侵齧堤岸乞
 戒飭殿步兩司帥臣同天府守臣措置修築留心任
 責或有潰決咎有攸歸三年十一月監察御史兼崇

政殿說書李衢言國家駐蹕錢塘今踰十紀惟是浙
 江東接海門胥濤澎湃稍越故道則衝齧堤岸蕩析
 民居前後不知其幾慶曆中造捍江五指揮兵士每
 指揮以四百人爲額今所管纔三百人乞下臨安府
 拘收不許占破及從本府收買椿石沿江置場椿管
 不得移易他用仍選武臣一人習於修江者隨其資
 格或以副將或以路分鈐轄繫銜專一鈐束修江軍
 兵值有摧損隨即修補或不勝任以致江湖衝損堤
 岸卽與責罰

臨安西湖周回三十里源出於武林泉錢氏有國始

置撩湖兵士千人專一開濬至宋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元祐中知杭州蘇軾奏謂杭之爲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盡壞若二十年後盡爲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水其勢必耗散又放水溉田瀕湖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芟麥穀米所獲不貲又西湖深闊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湖潮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載輒調兵夫十餘萬開

濬又天下酒官之盛如杭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狹少不應濬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工因請降度牒減價出賣募民開治禁自今不得請射侵占種植及齷葑爲界以新舊菱蕩課利錢送錢塘縣收掌謂之開湖司公使庫以備逐年雇人開葑撩淺縣尉以管勾開湖司公使事繫銜軾既開湖因積葑草爲堤相去數里橫跨南北兩山夾道植柳林希榜曰蘇公堤行人便之因爲軾立祠堤上紹興九年以張澄奏請命臨安府招置廂軍兵士二百人委錢塘縣尉兼領其事專一濬湖若

包占種田沃以糞土重寘于法十九年守臣湯鵬舉
奏請重開乾道五年守臣周宗言西湖水而唯務深
闊不容填溢并引入城內諸井一城汲用尤在涓潔
舊招軍士止有三十餘人今宜增置撩湖軍兵以百
人為額專一開撩或有種植菱芰因而包占增疊堤
岸坐以違制二十九年臨安守臣言西湖冒佃侵多葑
茭蔓延西南一帶已成平陸而瀕湖之民每以葑草
圍裏種植荷花駸駸不已恐數十年後西湖遂廢將
如越之鑑湖不可復矣乞一切芟除務令淨盡禁約
居民不得再有圍裏從之

臨安運河在城中者日納潮水沙泥渾濁一汛一淤
比屋之民委棄草壤因循填塞元祐中守臣蘇軾奏
謂熙寧中通判杭州時父老皆云苦運河淤塞率三
五年常一開濬不獨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前至北
郭穿闌閘中蓋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洶動公私
騷然自胥吏壞砦兵級等皆能恐喝人戶或云當於
某處置土某處置泥水則居者皆有失業之憂既得
重賂又轉而之他及工役既畢則房廊邸舍作踐狼
籍園圃隙地倒成丘阜積雨蕩濯復入河中居民患
厭未易悉數若三五年失開則公私壅滯以尺寸水

行數百斛舟人牛力盡。甞歲千里。雖監司使命有數日不能出郭者。詢其所以。頻開屢塞之由。皆云龍山浙江兩間泥沙渾濁。積日稍久。便及四五尺。其勢當然不足。惟也。尋剗刷捍江兵士及諸色廂軍。得一千人。七月之間。開濬茅山盭橋二河。各十餘里。皆有水。公尺自是公私舟船通利。三十年以來。開河未有若此深快者。然潮水日至。淤塞猶昔。則三五年間。前功復棄。今於鈐轄司前置一牓。每過潮上。則暫閉此牓。候潮平水清。復開。則河過闌閘中者。永無潮水淤塞。開河騷擾之患。詔從其請。民甚便之。紹興三年十一月

八月。宰臣奏開修運河淺澀。帝曰。可發旁郡廂軍壯城捍江之兵。至於廩給之費。則不當吝。宰臣朱勝非等曰。開河非今急務。而餽餉艱難。為害甚大。時方威寒。役者良苦。臨流居人。侵塞河道者。悉當遷避。至於畚牌所經。沙泥所積。當預空其處。則居人及富家。以餽屋取費者。皆非便。恐議者以為言。帝曰。禹卑宮室。而盡力於溝洫。浮言何恤焉。八年。又命守臣張澄發廂軍壯城兵千人。開濬運河。堙塞以通。往來舟楫。隆興二年。守臣吳芾言。城裏運河先已措置。北梅家橋。仁和倉斜橋。三所作壩。取西湖六處水口。通流灌入府

河積水至望仙橋以南至都亭驛一帶河道地勢自昔高峻今欲先於望仙橋城外保安牌兩頭作壩却於竹車門河南開掘水道車庫運水引入保安門通流入城遂自望仙橋以南開至都亭驛橋可以通徹積水以備緩急計用工四萬從之乾道二年六月知荆南府王炎言臨安居民繁夥河港堙塞雖屢開導緣裁減工費不能迄功臣嘗措置開河錢十萬緡乞候農暇特詔有司用此專充開河支費度幾河渠復通公私為利上俞其請四年守臣周宗出公帑錢招集游民開濬城內小河疏通淤塞人以治辦稱之淳

熙二年兩漕漕臣趙礪老言臨安府長安牌至許村巡檢司一帶漕河淺澀請出錢米發兩岸人戶出力開濬又言欲於通江橋置板牖遇城中河水淺涸啓板納潮繼卽下板固護水勢不得通舟若河水不乏卽收牖板聽舟楫往還為便七年守臣吳淵言萬松嶺兩旁古渠多被權勢及百司公吏之家造屋侵占及內砦前石橋都亭驛橋南北河道居民多拋糞土瓦礫以致填塞流水不通今欲分委兩通判監督地分廂巡逐時檢點勿令侵占并拋颺糞土秩滿若不淤塞各減一年磨勘通展一年以示勸懲十四年七

月不雨臣僚言竊見奉口至北新橋三十六里斷港絕潢莫此爲甚今宜開濬使通客船以平穀直從之鹽官海水嘉定十二年臣僚言鹽官去海三十餘里舊無海患縣以鹽竈頗盛課利易登去歲海水泛漲湍激橫衝沙岸每一潰裂常數十丈日復一日浸入鹵地蘆州港潰蕩爲一壑今聞潮勢深入逼近居民萬一春水驟漲怒濤犇勇海風佐之則呼吸蕩出百里之民寧不俱斃魚腹乎况京畿赤縣密邇都城內有二十五里塘直通長安插上徹臨平下接崇德漕運往來客船絡繹兩岸田畝無非決壞若海水徑入

于塘不惟民田有鹹水滄沒之患而裏河堤岸亦將有潰裂之憂乞下浙西諸司條具築捺之策務使捍堤堅壯土脉充實不爲怒潮所衝從之十五年都省言鹽官縣海塘衝決命浙西提舉劉厚尊任其事既而厚言縣東接海鹽西距仁和北抵崇德德清境連平江嘉興湖州南瀕大海元興縣治相去四十餘里數年以來水失故道早晚兩潮奔衝向北遂致縣南四十餘里盡淪爲海近縣之南元有捍海古塘曰二十里今東西兩段並已淪毀侵入縣兩旁又各三四里止存中間古塘十餘里萬一水勢衝激不已不惟

鹽官一縣不可復存而向北地勢卑下所慮鹹流入蘇秀湖三州等處則田畝不可種植大爲利害詳今日之患大槩有二一曰陸地淪毀二曰鹹潮泛溢陸地淪毀者固無力可施鹹潮泛溢者乃因捍海古塘衝損遇大潮必盤越流注北向宜築土塘以捍鹹潮所築塘基址南北各有兩處在縣東近南則爲六十里鹹塘近北則爲袁花塘在縣西近南亦曰鹹塘近北則爲淡塘亦嘗驗兩處土色虛實則袁花塘淡塘差稱鹹塘且各近裏未至與海潮爲敵勢當東就袁花塘西就淡塘修築則可以禦縣東鹹潮盤溢之患

其縣西一帶淡塘連縣治左右共五十餘里合先修築蕪縣南去海一里餘幸而古塘尚存縣治民居盡在其中未可棄之度外今將見管椿石就古塘稍加工築壘一里許爲防護縣治之計其縣東民戶日築六十里鹹塘萬一又爲海潮衝損當計用椿木脩築袁花塘以捍之上以爲然

明州水紹興五年明州守臣李光奏明越陂湖專溉農田自慶曆中始有盜湖爲田者三司使切責漕臣嚴立法禁宣和以來王仲疑守越樓異守明初爲應奉始廢湖爲田自是歲有水旱之患乞行廢罷盡復

爲湖如江東西之圩田。蘇秀之圍田。皆當講究興復。詔逐路轉運司相度。聞奏乾道五年。守臣張津言。東錢湖容受七十二溪。方圓廣闊八百頃。傍山爲固。疊石爲塘。八十里。自唐天寶三年。縣令陸南金開廣之。國朝天禧元年。郡守李夷庚重修之。中有四牖七堰。凡遇旱涸。開牖放水。溉田五十萬畝。比因豪民於湖塘淺岸。漸次包占。種植菱荷。障塞湖水。紹興十八年。雖曾檢舉約束。盡罷。請佃歲久。菱根蔓延。滲塞水脉。致妨蓄水。無塘岸間有低塌處。若不淘濬。修築不惟寔失水利。兼恐塘埂相繼摧毀。乞候農隙。趁時開鑿。

因得土脩治。埭岸實爲兩便。從之。鄞縣水嘉定十四年。慶元府言。鄞縣水自四明諸山溪澗會至他山。置堰小涇。下江入河。所入上河之水。專溉民田。其利甚博。比因淤塞。堰上山。甬少有溪水。流入上河。自春徂夏。不雨。令官吏發卒開淘。沙甬及濬港。汙又於堰上壘疊沙石。逼使溪流盡入上河。其他山水入府城南門一帶。有硤牖三所。曰烏金。曰積瀆。曰行春。烏金硤又名上水硤。昔因倒損。遂捺爲壩。以致淤沙在河。或遇溪流聚湧。時復衝倒。所捺壩走泄水源。行春橋又名南石硤。硤面石板之下。歲久損

外紀卷五十一
壞空虛每受潮水演溢奔突出於石縫以致鹹潮袞
入上河其縣東管有道士堰至白鶴橋一帶河港堙
塞又有朱賴堰與行春等堰相連堰下江流通徹大
海今春關雨上河乾淺堰身塌損以致鹹潮透入上
河使農民不敢車注溉田乞脩砌上水烏金諸處壩
堰仍選清彊能幹職官專一提督

潤州水紹興七年兩浙轉運使向子諲言鎮江府呂
城夾岡形勢高仰因春夏不雨官漕艱勤尋遣官屬
李澗詢究練湖本末始知此湖在唐永泰間已廢而
復興今堤岸弛禁致有侵佃冒決故湖水不能瀦蓄

舟楫不通公私告病若夏秋霖潦則丹陽金壇延陵
一帶良田亦被滄沒臣已令丹陽知縣朱穆等增置
二斗門一石礎及脩補隄防盡復舊蹟庶爲永久之
利乾道七年以臣僚言丹陽練湖幅員四十里納長
山諸水漕渠資之故古語云湖水寸渠水尺在唐之
禁甚嚴盜決者罪比殺人本朝寔緩其禁以惠民然
脩築嚴甚春夏多雨之際瀦蓄盈滿雖秋無雨漕渠
或淺但泄湖水一寸則爲河一尺矣兵變以後多廢
不治堤岸圯闕不能貯水疆家因而專利耕以爲田
遂致淤澱歲月既久其害滋廣望責長吏濬治堙塞

立爲盜決侵耕之法著於令庶幾練湖漸復其舊民
田獲灌溉之利漕渠無淺涸之患詔兩浙漕臣沈度
專一措置脩築慶元五年兩浙轉運漕西提舉言以
鎮江府守臣重脩呂城兩牖畢再造一新牖以固隄
防庶爲便利從之

湖西運河自臨安府北郭務至鎮江江口牖六百四
十一里淳熙七年帝因輔臣奏今使往來專曰運河
有淺狹處可令守臣以漸開濬庶不擾民至十一年
冬臣僚言運河之濬自北關至秀州杉青各有牖堤
自可濬水惟沿河上塘有小堰數處積久低陷無以

防遏水勢當以時加修治兼沿河下岸涇港極多其
水入長水塘海鹽塘華亭塘由六里堰下私港散漫
悉入江湖以私港深運河淺也若修固運河下岸一
帶涇港自無走泄又自秀州杉青至平江府盤門在
太湖之際與湖水相連而平江閘門至常州有楓橋
許墅烏角溪新安溪將軍堰亦各通太湖如遇西風
湖水由港而入皆不必濬惟無錫五瀉塘損壞累年
常是開堰徹底放舟更江陰軍河港勢低水易走泄
若從舊修築不獨豬水可以通舟而無錫晉陵間所
有楊湖亦當積水而四傍田畝皆無旱暵之患獨自

練

常州至丹陽縣地勢高仰。雖有犇牛呂城二牐，別無湖港。瀦水自丹陽至鎮江，地形尤高。雖有縹湖、綠湖水日淺，不能濟遠。雨晴未幾，便覺乾涸。運河淺狹，莫此為甚。所當先濬，上以為然。至嘉定間，臣僚又言國家駐蹕錢塘，綱運糧餉，仰給諸道，所繫不輕。水運之程自大江而下，至鎮江則入牐，經行運河如履平地。川廣巨艦直抵都城，蓋甚便也。比年以來，鎮江牐口河道淤塞，不復通舟。乞令漕臣同淮東總領及本府守臣公共措置開撩。

趙州水鑑湖之廣周迴三百五十八里，環山三十六

源自漢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始築塘，溉田九千餘頃。至宋初八百年間，民受其利。歲月寢遠，濬治不時。日久堙廢，瀕湖之民侵耕為田。熙寧中，盜為田九百餘頃。嘗遣廬州觀察推官江衍經度其宜，凡為湖田者兩存之，立碑石為界。內者為田，外者為湖。政和末為郡守者，務為進奉之計，遂廢湖為田，賦輸京師。自時姦民私占為田，益眾。湖之存者亡幾矣。紹興二十九年十月，帝諭樞密院事王綸曰：往年宰執嘗欲盡乾鑑湖，云可得十萬斛米。朕謂若遇歲旱，無湖水引灌，則所損未必不過之。凡事須遠慮可也。隆興元

年紹興府守臣吳芾言鑑湖自江衍所立碑石之外
今爲民田者又一百六十五頃湖盡堙廢今欲發四
百九十萬工於農隙接續開鑿又移壯城百人以備
撩漉濬治差彊幹使臣一人以巡轄鑑湖隄岸爲名
二年芾又言修鑑湖全籍斗門堰牐蓄水都泗堰牐
尤爲要害凡遇網運及監司使命舟船經過堰兵避
免車拽必欲開牐通放以致啓閉無時失泄湖水且
都泗堰因高麗使往來宣和間方置牐今乞廢罷其
後芾爲刑部侍郎復奏自開鑑湖溉廢田二百七十
頃復湖之舊又修治斗門堰牐十二所夏秋以來時雨

雖多亦無泛溢之患民田九千餘頃悉獲倍收其爲
利較然可見乞將江衍原立禁牌別定界至則隄岸
自然牢固永無盜決之虞紹興初高宗次越以上虞
縣梁湖堰東運河淺澁令發六千五百餘工委本縣
令佐監督濬治旣而都省言餘姚縣境內運河淺澁
壩牐墮壞阻滯網運遂命漕臣發一萬七千餘卒自
都泗堰至曹娥塔橋開撩河身夾塘詔漕司給錢米
蕭山縣西興鎮通江兩牐近爲江沙壅塞舟楫不通
乾道三年守臣言募人自西興至大江疏沙河二十
里并濬牐裏運河十二里通便網運民旅皆利復恐

潮水不定復有填淤且通江六堰綱運至多宜差注
指使一人專以開撩西興沙河繫街及發捍江兵士
五十名專充開撩沙浦不得雜役仍從本府起立營
屋居之

常州本隆興二年常州守臣劉唐稽言申利二港上
自運河發流經營回後至下流析爲二道一自利港
一自申港以達于江緣江口每日潮汐帶沙填塞上
流游泥淤積流洩不通而申港又以江陰軍釘立標
楬拘欄稅船每潮來則沙泥爲木標所壅淤塞益甚
今若相度開此二河但下流申利二港並隸江陰軍

若議定深濶丈尺各於本界開淘庶協力皆辦又孟
瀆一港在犇牛鎮西唐孟簡所開并宜興縣界沿湖
舊百瀆皆通宜興之水藉以疏洩近歲阻於吳江石
塘流行不快而沿湖河港所謂百瀆存者無幾今若
開通委爲公私之便至乾道二年以漕臣姜詵等請
造蔡涇牖及開申港上流橫石次濬利港以洩水勢
六年三月又命兩浙運副劉敏士浙西提舉芮輝於
新涇塘置牖堰以捍海潮楊家港東開河置牖通行
鹽船仍差牖官一人兵級十五人以時啓閉挑撩五
月又以兩浙轉運司并常州守臣言填築五瀉上下

兩牖及修築牖裏堤岸仍於郭瀆港口舜郎廟側水
聚會處築捺硬壩以防走泄運水委無錫知縣主掌
鑰匣遇水深六尺方許開牖通放客舟淳熙五年以
漕臣陳峴言於十月募工開濬無錫縣以西橫林小
井及犇牛呂城一帶地高水淺之處以通漕舟九年
知常州章冲奏常州東北曰深港利港黃田港夏港
五斗港其西曰龜子港孟瀆泰伯瀆烈塘江陰之東
曰趙港白沙港石頭港陳港蔡港私港令節港皆古
人開導以為溉田無窮之利者也今所在堙塞不能
灌溉臣嘗講求其說抑欲不勞民不費財而漕渠旱

不乾水不溢用力省而見功速可以為悠久之利者
在州之西南曰白鶴溪自金壇縣洮湖而下今淺狹
特七十餘里覆用土濬治則漕渠一帶無乾涸之患
其南曰西瀆一河自宜興太湖而下止開濬二十餘里
若更令深遠而太湖水來漕渠一百七十餘里可免
濬治之擾至若望亭堰歸置於隋之舊處而徹於本
朝之嘉祐至元祐十年復置未幾又廢之巨漕遂以
壅滯有三利焉一曰漕渠之末犇牛而下有六節六
別漕渠平江三邑必無下流漕之患一曰漕渠
漕渠長一百二十五里運河一十有節漕渠治河之

旱歲黃河灌漑二也每歲冬春之交重鑿金堤命
往來者黃河漑今唐用以疏足通舟楫復免車馬
注之勞三也詔令相度開濬嘉禾元年守臣李廷言
州境北邊揚子大江南至太湖不連濠澤西接滬
而漕渠界于其間漕渠兩條白曰白鶴溪西盡河南
氏北戚氏直湖州港通于二湖曰利南孟廣烈考橫
河五瀉諸港通于大江而中阻又各自為支濬斷以
曲繞參錯不以數計水利之源多於他尋而常苦易
旱之患何哉臣嘗詢諸其舊漕渠東起望亭西上呂
城一百八十餘里形勢西高東下如以歲久淤於自

河岸至底其深不滿四五尺常年春雨連綿江湖泛
漲之時河流忽盈驟減連歲雨澤愆闕江湖退縮渠
形尤亢間雖得雨水無所受旋即走泄南入于湖北
歸大江東徑注于吳江晴未旬日又復乾涸此其易
旱一也至若兩傍諸港如白鶴溪西蠡河直湖烈塘
五瀉堰日為沙土淤漲遇潮高水泛之時尚可通行
舟楫若值小汐久晴則俱不能通應自餘支溝別港
皆已堙塞故雖有江湖之浸不見其利此其易旱二
也况漕渠一帶綱運於是經由使客于此往返每遇
水澀綱運便阻一入冬月津送使客作填車水科役

百姓不堪其擾豈特溉田缺事而已望委轉運提舉常平官同本州相視漕渠并徹江湖之處如法濬治盡還昔人遺跡及於望亭修建上下二牖固護水源從之

昇州水乾道五年建康守臣張孝祥言秦淮之水流入府城別爲兩派正河自鎮淮新橋直注大江其爲青溪自天津橋出柵砦門亦入於江緣柵砦門地近爲有力者所得遂築斷青溪水口剗爲花園每水流暴至則泛溢浸蕩城內居民尤被其害若訪古而求使青溪直道大江則建康永無水患矣旣而汪澈奏

於西園依異時河道開濬使水通柵門入從之先是孝祥又言秦淮水三源一自華山由句容一自廬山由溧水一自溧水由赤山湖至府城東南合而爲一縈迴綿亘三百餘里溪港溝澮之水盡歸焉流上水門由府城入大江舊上下水門展闊自兵變後砌壘稍狹雖便於一時防守實遏水源流通不快兼兩岸居民填築河岸添造屋宇若禁民不許侵占秦淮旣復故道則水不泛溢矣又府東門號陳二渡有順聖河正分秦淮之水每遇春夏天雨連綿上源犇湧則分一派之水自南門外直入於江故秦淮無泛濫之

患今一半淤塞爲田水流不通若不借數畝之田疏導之以復古跡則其利尤倍其後汪澈言水潦之害大抵緣建康地勢稍低秦淮旣泛又大江湍漲其勢溢溢非由水門窄狹居民侵築所致且上水門砌壘處正不可闕闕則春水入城益多自今指定上下水門砌壘處不動夾河居民之屋亦不毀除止去兩岸積壤使河流通快况城中繫行宮東南王方不宜開鑿從之嘉定五年守臣黃度言府境北據大江是爲天險上自采石下達瓜步千有餘里共置六渡一曰烈山渡籍于常平司歲有河渡錢額五曰南浦渡

灣渡東陽渡大城堽渡岡沙渡籍于府司亦有河渡錢額六渡歲爲錢萬餘緡歷時最久舟楫廢壞官吏篙工初無廩給民始病濟而官漫不省遂至姦豪冒法別置私渡左右旁午由是官渡濟者絕少乃聽吏卒苛取以充課徒手者猶憚往來而車檐牛馬幾不敢行甚者扼之中流以邀索錢物竊以爲南北津渡務在利涉不容簡忽而但求征課臣已爲之繕治舟艦選募篙梢使遠處巡檢兼監渡官於諸渡月解錢則例量江面闊狹計物貨重輕斟酌裁減率三之一或四之一自人車牛馬皆有定數雕榜約束不得過

收邀阻乞覓哀一歲之入除烈山渡常平錢如額解
送其餘諸渡以二分充修船之費而以其餘給官吏
篙梢水手食錢令監渡官逐月照數支散有餘則解
送府司然後盡絕私渡不使姦民踰禁從之

秀州水秀州境內有四湖一曰柘湖二曰澱山湖三
曰當湖四曰陳湖東南則柘湖自金山浦小官浦入
于海西南則澱山湖自蘆歷浦入于海西北則陳湖
自大姚港朱里浦入于吳松江其南則當湖自月河
南浦口澉浦口亦達于海支港相貫乾道二年守臣
孫大雅奏請於諸港浦分作牐或斗門及漲涇堰兩

牐築月河置一牐其兩柱金口基址並以石爲之啓
閉以時民賴其利十三年兩浙轉運副使張叔獻言
華亭東南枕海西連太湖北接松江江北復控大海
地形東南最高西北稍下柘湖十有八港正在其南
故古來築堰以禦鹹潮元祐中於新涇塘置牐後因
沙淤廢毀今除十五處築堰及置石礎外獨有新涇
塘招賢港徐浦塘三處見有鹹潮奔衝滄塞民田今
依新涇塘置牐一所又於兩旁貼築鹹塘以防海潮
透入民田其相近徐浦塘元係小派自合築堰又欲
於招賢港更置一石礎兼楊湖歲久今稍淺澱自當

開濬上曰此牘須當爲之方今邊事寧息惟當以民事爲急民事以農爲重朕觀漢文帝詔書多爲農而下。今置牘其利久遠不可憚一時之勞十五年以兩湖路轉運判官吳坻奏請命湖西常平司措置錢穀勸諭人戶於農隙併力開濬華亭等處沿海三十六浦壩塞決泄水勢爲永久利乾道七年秀州守臣丘宗奏華亭縣東南大海古有十八堰捍禦鹹潮其十七久皆捺斷不通裏河獨有新涇塘一所不曾築捺海水往來遂害一縣民田緣新涇舊堰迫近大海潮勢湍急其港面闊難以施工設或築捺決不經久漕

港在涇塘向裏二十里比之新涇水勢稍緩若就此築堰決可永久堰外凡管民田皆無鹹潮之害其運港止可捺堰不可置牘不惟瀕海土性虛燥難以建置兼一日兩潮通放鹽運不減數十百艘先後不齊比至通放盡絕勢必晝夜啓而不閉則鹹潮無緣斷絕運港堰外別有港汊大小十六亦合興修從之八年密又言興築捍海塘堰今已畢工地理闊遠全藉人力固護乞令本縣知佐兼帶主管塘堰職事繫銜秩滿視有無損壞以爲殿最仍令巡尉據地分巡察詔特轉丘宗左承議郎令所築華亭捍海塘堰趁時

栽種蘆葦不許樵採九年又命華亭縣作監牐官招
收土軍五十人巡邏堤堰專一禁戢將卑薄處時加
修捺令知縣縣尉並帶主管堰事則上下協心不致
廢壞淳熙九年又命守臣趙善悉發一萬工修治海
鹽縣常豐牐及八十一堰埧務令高牢以固護水勢
遇旱可以潴積十年以漑西提舉司言命秀州發卒
濬治華亭鄉魚祈塘使接松江太湖之水遇旱卽開
西牐堰放水入泖湖爲一縣之利

蘇州水乾道初平江守臣沈度兩漑漕臣陳彌作言
疏濬崑山常熟縣界白茆等十浦約用三百餘萬工
其所開港浦並通徹大海遇潮則海內細沙隨泛以
入潮退則沙泥沉墜漸致淤塞今依舊招置闕額開
江兵卒次第開濬不數月諸浦可以漸次通徹又用
兵卒駕船遇潮退搖蕩隨之常使沙泥隨潮退落不
致停積實爲久利從之淳熙元年詔平江府守臣與
許浦駐劄戚世明同置措開濬許浦港三旬訖工
黃巖縣水淳熙十二年漑東提舉勾昌泰言黃巖縣
舊有官河自縣前至溫嶺凡九十里其支流九百三
十六處皆以漑田元有五牐久廢不修今欲建一牐
約費二萬餘緡乞詔兩漑運司於窠名錢內支撥明

姓刁

年六月昌泰復言黃巖縣東地名東浦紹興中開鑿置常豐牒名爲決水入江其實縣道欲令舟船取徑通過每船納錢以充官費一日兩潮一潮一淤纔遇旱乾更無灌溉之備已將此牒築爲平陸乞戒自今永不得開鑿放入江湖庶絕後患

姓都

荆襄諸水紹興二十八年監察御史都民望言荆南江陵縣東三十里沿江北岸古隄一處地名黃潭建炎間邑官開決放入江水設以爲險阻以禦盜旣而夏潦漲溢荆南復州千餘里皆被其害去年因民訴始塞之乞令知縣遇農隙隨力修補勿致損壞從之

淳熙八年襄陽府守臣郭杲言本府有木渠在中廬縣界擁馮水東流四十五里入宜城縣後漢南郡太守王寵嘗鑿之以引蠻水謂之木里溝可溉田六千餘頃歲久埋窳乞行修治旣而果泉又修護城隄以捍江流繼築救生堤爲二牒一通于江一達于濠當水涸時導之入濠水漲時放之于江自是水雖至隄無湍悍泛濫之患焉十年五月詔疏木渠以渠傍地爲屯田尋詔民間侵耕者就給之毋復取慶元二年襄陽守臣程九萬言募工修作鄧城求豐堰可防金兵衝突之患且爲農田灌溉之利三年臣僚言江陵府

去城十餘里有沙市鎮據水陸之衝熙寧中鄭獬作
守始築長堤隔水緣地本沙渚當蜀江下流每遇漲
潦奔衝沙水相蕩摧圮動輒數十丈見存民屋岌岌
危懼乞下江陵府同駐劄副都統制司發卒修築庶
幾遠民安堵免被墊溺從之

廣西水靈渠源即離水在桂州興安縣之北經縣郭
而南其初乃秦史祿所鑿以下兵於南越者至漢歸
義侯嚴出零陵離水即此渠也馬伏波南征之師饒
道亦出於此唐寶曆初觀察使李渤立斗門以通漕
舟宋初計使邊訥始修之嘉祐四年提刑李師中領

河渠事重開發近縣夫千四百人作三十四日乃成
紹興二十九年臣僚言廣西舊有靈渠抵接全州大
江其渠近百餘里自靜江府經靈川興安兩縣昔年
並令兩知縣督率營靈渠遇堙塞以時疏導秩滿
無闕例減舉員兵興以來縣道苟且不加之意吏部
差注亦不復繫衙集曰淺澀不勝重載乞令廣西轉
運司措置脩復俾通漕運仍俾所邑令兼衙兼管務
要備治從之

積雨。家月。兼之。五日者。夜寒。今且六月十三日。天時人事。
定者。何如。讀是書。五竹志。第十七。云。建安二年。六月寒。
又必。熙元年。三月。留寒。至五月。夏不。又。慶元六年。五月。七日者。
嘉慶六年。六月。七日。暑夜寒。此觀。託也。而身。經之。月。今云。仲
夏。竹。冬。令。則。雷。風。凍。傷。殺。道。路。不。通。暴。兵。來。至。此。後。宋。
皆。能。之。美。寒。暑。軍。之。大。者。
債。姑



